

抗戰小作品



水甫編



漢人口民出版社印行

平

水甫編

抗戰小品文

漢人民出版社印行

版出月四年七廿國民

抗戰小品文(全一冊)

版權
所有

編輯者 水甫

出版者 漢口 人民出版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實價國幣三角

抗戰小品文

目錄

游擊隊之歌.....	一
從前線歸來.....	三
在新鄉.....	七
到了臨汾.....	一〇
淮礮一夜.....	一五
千萬個中的一個.....	一九
鸚鵡洲.....	二一
走向新西北征途.....	二五
堯縣的土匪和秘密結社.....	二八

「有知有識」和「無知無識」	三一
「戰時如平時」解	三三
壁報第一號	三五
標語，壁報，唱歌，演戲	四〇
流亡記	四三
京山近事	五五
第一次的戰鬥	五八
從辛亥革命說到當前的民族解放戰爭	六二
游擊戰與正規戰	六九
抗戰戲劇現階段應取的路向	七四
加強信念奮鬥到底	七九
新生活與民族抗戰	八一

戰鬥，中國的青年·····	八四
抗日戰爭與東亞被壓迫民族·····	八六
回鄉運動·····	九〇
我歸自一個瘋狂的國家·····	九三
日本國內的情形·····	一〇四
現實的正義·····	一〇六
去戰地歸來·····	一一二
廻顧與前瞻·····	一一六
西班牙戰爭的形勢·····	一二〇

游擊隊之歌

張向榮

我們是羣衆游擊隊，

我們是國家民族的護衛，

誰要無理來向我們欺侮，

我們便拚命將他殺退。

我們有的是大刀，梭標，

我們有的是毛瑟，土砲，

誰要無理來向我們侵畧，

我們便將他的狗頭斫掉。

我們來自商店，工廠，

我們來自學校，田莊，

我們來自中國的每個角落，

我們來自中國的各處各方。

我們是民族鐵鍊的一環，

我們是民族全動員，

我們爲祖國的自由抗戰，

我們爲民族解放奔赴前線。

日寇慘殺我們同胞，

日寇強佔我們土地；

我們要追取這血的代價，

我們更向敵人追討利息。

我們是五個一羣，

我們是三個一幫；

我們是倆人爲伴，

我們是一人一槍。

我們是聲東擊西，

我們是避實擊虛；

我們要截敵槍彈，

我們要焚敵糧食。

月黑星稀，我們便進摸敵營；

手起刀落，鬼子便了結性命；

鬼子有備，我們便遠身高引；

祇要有隙，我們便砍殺攻進。

當我們正規軍在支持抗戰，

我們便痛擊敵背，使敵潰亂；

隨時隨地，都會從腰裏襲擊，

用小的代價，換大的勝利。

我們不怕飛機猛擲炸彈，
我們不怕大砲狂吐狼烟；
炸彈炮火都失去了效力，
我們的戰畧，是游擊襲敵。

我們是羣衆游擊隊，
我們是國家民族的護衛；
誰要無理來向我們欺侮，
我們便拚命將他殺退。

二七，二，三，重改於開封

從前線歸來

呂叟白

從前線歸來，臂膀上帶着一顆子彈的創傷，我不覺得痛苦，但只恨得不再能夠拿着槍桿打我們的敵人，在蕪湖赭山旁，我同敵人會面了狂奔在尸堆的平原上，是一月十三日的晚上吧，我在火線最前哨，伏在土堆一聲不響聽敵方的動靜，周圍空氣怪沉靜的，除了風吹禿樹以外，弓形的明月，從雲肚裏吐出死灰色的光輝，照在

殺氣橫飛的沙場上，一切都是肅殺的氣象。

當我拿着冰冷槍桿向敵人瞄準的時候，班長跑到我後面拍我肩膀說道：「老呂，鬼子再也不敢來哪，昨天被咱們炮隊猛擊後，差不多死了一大半，聽說又向他媽什麼岡林去增援了，恐怕這幾天早晚是免不了一場惡戰哩。」

「那怕什麼！增援，來一個死一個，來兩個死一雙，他再來非殺他一個痛快不可，況且……」

「砰……砰……我還沒有說完，從敵方送來的一陣槍響。我惱怒了，我心在跳着，我的熱血幾乎從眼淚裏逆流出來，我睜大着怪圓的眼睛看着敵方，鬼子在動，一個，兩個……從壕溝裏爬出來，我瞄準了槍對敵人射放，接着敵人放猛烈大炮，機槍，打毀了我們駐紮的汗家祠堂，濃厚的烏烟昇騰，西瓜般大小的火花滿佈空中，炮聲打破了周圍幾百里的沉靜空氣。

我們營長下了不許抵抗的命令，我幾乎呆了，盯住營長，我罵他是漢奸，爲什

麼不殺上去，不；不是漢奸，他拿了手榴彈很怒的望着敵人射過來的炮火，啊！消耗敵人子彈，準備衝上去，這時我更激昂起來，我的血液循環增快了，我身上抖顫起來，我的面龐火一般的熱，我的身體周圍是殺氣，在猛烈的炮火中我們聽見我們空軍助我們作戰的消息：

「轟……」從遠處聽見我們飛機轟炸敵人陣地蕪湖的城市，敵人受威脅了，炮聲漸輕以致於歇滅了，隊長狂吼着！弟兄們呀！殺呀！衝過去呀！在我們飛機轟炸的掩護下。

我也狂了，我周身的勇氣把我兩條麻木的腿衝到蕪市敵人陣地，在一霎的時間。敵人退却了，的確經不住我們勇猛衝鋒向火車站退下去，佔了馬路，克復城市，勝利，我們的勇敢，得着勝利。

我們克復城市後，市上氣象改變了，馬路上有七八個青年女子橫臥在行人道旁，沒有穿衣服，像凍死了一般，其實是被鬼子姦淫後殺死的，在陡門巷一家牆壁

上還釘了幾個青年哩，我這時真替他羞恥，羞恥我們文明的世界還有這種憐慘無人道野獸的存在。

蕪湖偉大建築的街市已成爲焦土，我很可惜，可惜建築的摧毀，我也很憐憫，憐憫同胞的遭殺，但是，不，焦土。犧牲，這都是我們忍痛犧牲真精神的表率，我們還要如此抗到底的。

我們知道敵人不會從此肯休的，反攻却在我們的預料中，所以我們戒備，嚴緊的戒備，當天的晚上，全市黑暗，陰沉的可怕，從東面反攻的炮聲響了，第一次猛烈的排炮射來，接着敵機丟下照明彈向我們陣地狂炸，我嚷着殺，但是我拿不住槍桿了，我失去了知覺，就此昏迷了。

當我醒來時，周圍牆上滿貼着「歡迎受傷將士早日痊愈重赴前方」的標語，我身邊兩個看護婦在安慰着我，在鼓勵我，還唱着救亡進行曲，我很興奮，但也悲哀，我痛哭因爲我不能拿槍桿殺我們的敵人，我肩膀帶着一顆子彈的創傷，從前綫歸

來。

一九三八，二，七 于軍校

二 在新鄉

中珍

——開封抗敵劇團在豫北——

十幾個年青小夥子，被一個滿載鋼條的露天火車帶着，離開了沙漠的古都——開封，向那危急的豫北開拔了，心頭的火焰經火車的震動在胸膛中鼓舞，不自主的悲壯的歌曲從每個人口中流了出來，傳遍了廣漠的北方原野。在面前是黑黝黝的一片，火車頭上的烟筒便成了我們征途上的指針，經過了三天的露天生活，才使我們達到目的地——新鄉。

火車入站時是一個月明的夜裏，由月台傍的幾許燈光，武裝同志們佈防的匆忙，難民的擁擠，才看出是一個緊張的局面。我們坐的車沒近月台便停下了，可是也聽不到一點吵雜聲音，連賣小吃的也遠遠的躲到鐵絲柵的後面，也不叫，也不喊，

他們喃喃的在細語着：「也許今天晚上會退到這兒來？」這微細的聲音藏着大量的恐怖，我們或許爲忙着搬東西，搬行李，毫未感到戰事的緊張，每個人都是背着一件龐大的行李，在人羣，貨堆裏穿了過來。住在一家靠車站的小旅館內，住的地方還不如車上寬廣。

街上非常紊亂，來往的人都是滿身灰土的士兵，及預備開赴前線的軍隊；馬路上除了一些賣小吃的，商店完全緊閉着門，據說這是受了「河北票」的影響。

這時我們並不因爲戰局的關係而停止了工作，所以我們仍然不停的工作着，緊張着，拜訪當地紳董，接洽公演話劇時間和住宿問題；結果有該地靜泉中學的高大洋樓算是我們的暫時宿舍了，因爲他們爲着戰事的威脅而停止了上課。我們搬到洋樓裏，各人的內心覺得非常愉快！雖然每天總有幾次的飛機來擲彈掃射，可是我們一點畏懼也沒有，仍然在地下室工作着。

因爲每天有飛機來襲擊，各機關的大人先生們，忙着躲飛機，雖然我們天天往

各機關跑，但連一個人影也見不到，好在我們出發時團員們湊集了幾十塊錢，所以沒有挨餓，我們覺得每天吃乾糍，喝開水，是非常有趣的一回事。

第二天我們在新鄉車站出演了一個街頭劇「逃難到新鄉」，數千的觀眾，都教我們的眼淚被感動了，同時他們很同情我們的精神，在晚上有很多的人去給我們接談。我們非常興奮，在談話的當中，我們感到這工作的意義。

我們的團體沒有長望的經常補助，也就是這樣才增加了我們每個人的戰鬥力量。像這樣，我們在新鄉工作了四天，從工作上表現了我們，從工作中找到了我們的同情者，同時又建立了許多的救亡團體，所以當地的豫北師管區派人來向我們接洽，他們允許解決我們的住食問題，並且讓我們到百泉去給剛從前線下來的弟兄演劇，我們都非常高興！

在一個細雨濛濛的清早，天氣有點嚴寒，一羣十三個孩子踏着泥濘而坎坷的道路走向另一個地方去。

到了臨汾

黃 巍

××兄：

從漢口到潼關的梗概情形，已經在前次簡短的通訊裏報告過了，二十一日渡風陵渡，轉同蒲路，次晚到達臨汾。

同蒲路是狹軌，車箱小，樣子很輕便；但路軌隨山勢建築，時上時下，頗覺危險，中途我們就看見了三輛傾覆的車箱。行進速度也慢，好的是不停站。

我們這次所乘的是四輛三等客車，簡直擠得水洩不通，毫無伸縮餘地，這一夜才難受哩，以前的車雖壞，大家可以攤開被褥，擠在一塊，還不覺得麼樣，這次可糟了，坐在硬木直背的椅上，人又擠，寒風向每一個人直撲過來，凍得連話都說不出。加之白天過黃河人又吃了虧，疲倦已極。黃河北岸氣候更冷，特別是在深夜。好容易折磨到天亮，一雙腳已經失了知覺。但是我們並沒有一個人叫苦，我們知道

，我們要咬緊牙關來忍受；因為還有更苦的工作在前面等待。

到臨汾了，整個臨汾已經入睡。學校當局有人在車站等候，大家把行李交給了驛車，整隊步行進城。路途既遠，又因此地戒備森嚴，沿路及城門之通過，頗費時間，到學校已經一點鐘了。吃了一頓飯，舖草睡覺，第二天一大早去找先我到這裏來的×君，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竟在前半點鐘回漢口去了！據說，他去的原因是：「生活太苦」，「沒有出路」，或「出路太小」。

不客氣的說，對於×君以那種歪曲的理由離開了這裏，我不僅僅是失望，簡直覺得十分痛心！

關於「民族革命大學」，一般人對於他的認識是極模糊的，現在我根據短期內跟校長，主任及各教授談話結果，得了一個不十分具體的結論。這一定是你所知道的吧。

用少數的文字想講清他是不大容易的。說說他的特點大概就差不多了吧。

這裏的份子，就政治說，有各黨各派的，就地域說，全國各省的都有（連蒙去西藏地方也在內）。所以他有全民性，全國性，他一切制度都是革命的：完全推翻過去「死讀」教育，把「教」「學」「做」「用」混成一片。提倡自我教育，自我覺醒，自我整理；自我批評。打消階級對立的舊觀，無論在地位，服裝，飲食……各方面，教授教官學生工友一律平等，絕無界限。總之，從各方面看上去，他實是一個真正合理的大學。

自然，他不是絕對沒有缺點的。比方：此刻一切還嫌散漫，無秩序，份子複雜，有些預告不能實現……但是絕對全是時間問題。你想吧，一個月時間，籌備一個容納兩三千人而且一切制度都是新的，革命的，特別形式的，獨創的沒有藍本的大學，他不該有些缺點麼；在短前期的路程中。

另外，衣，食，住，這全是個人的事，太渺小了，即令壞，根本就不值得談！如果把這些事當成認為這集體不好的理由，這個人一定永遠不夠資格參加民族革命

，因爲他個人都還談不上革命！

現在，讓我把這裏的生活情形告訴你一點：

服裝還沒有發下。此地氣候雖說比較冷，但不像想像中那們可怖。滴水成冰是有，小便要帶棒子却沒有那回事。地方非常乾燥，灰塵滿天，街面跟沙漠樣。每天六時起床，月亮還沒有退職，在嚴寒的天氣裏，跑一點二十分鐘的跑步，跑到太陽出來，跑到流汗。飯是一天兩次，上半九點半，下午四點。小米粥同黑麵糰糕，一個足有四兩多。菜是白菜煮豆腐，四個人共一碗，每天每頓如是。睡是睡在地面草上，每間房裏有一座很大的日夜不熄的大火爐，（因爲此地煤一元可以買三百多斤）

把滿屋烘得煖煖的。因爲要到一月五日才能正式上課，一切還顯着散漫，除開不時的集合或講演外，此刻還沒有一定的工作。照規定：每天早上上一次課，下午上兩次課，兩次軍事教練，晚上開小組會。課程是隨學生的需要隨時變更的，現在暫由學校規定這些課程：敵人現階段的政畧與戰畧，中日外交，中國政治問題，戰地動

員工作，救亡歌詠，怎樣接受教訓，組織工作，抗日問題與國際形勢，現代戰爭，民族革命綱領，測驗，軍事教訓。上課的形式很特別，教授跟學生完全採對談式進行的。（普通講演也一樣。）很注重個人談話，誰想跟校長或者某一個教授談話都很方便，也不用課本，全靠筆記及少數講義，文具全由學校供給。

大學部暫分五系：軍隊政治工作，行政，民運，軍事，生產技術。我選的是民運系。大學又分兩個地方，我住在第一院。

這裏對集會結社言論絕對自由的。學生自動的組織非常多，現在有的：「自我教育研究會」，「民族革命劇團」，「民大歌詠隊」，「新文字研究會」，「交學研究會」……很多很多，我也參加了不少，將來組織就緒有了工作，又有許多寶貴的材料告訴你了。

真別扭，這地方報紙新聞很少，雜誌書籍簡直不見影子，希望你不時供給給我。各地劇人在這裏同學的很多，張季純，歐陽紅纓，也在這裏，崔嵬左明等不久

也將到來，廢歷年就到了，大家準備來一次公演。——再見。

各自奮鬥

巍
元月二十六日

淮 礦 一 夜

李 舒

最後一次，然而也是最熱烈的一次。

在離開鐵路車站不遠的大草場上，正在舉行着首都平津學生救亡宣傳團和幾千礦工的聯歡大會，

明耀的電燈光閃動着，從開礦以來初次在黑夜的草場上見到這樣的光明，幾千礦工在這裏集聚着；緊張，憤怒和歡愉激動着週遭的空氣。原來用來分等級的簡單的本棚已經失去了效用，出入口不再有武裝的人把守了，淮南煤礦的職員們和礦工們第一次像這樣隨便的站在一起，共享着同一的感情和氣氛。

從草場穿過四週圍着灰色磚牆的礦局辦公處和新式平房的職員住宅區，向左轉彎從黑暗的小城門底下走過一小段路就是過去礦區保安隊駐在的營房，現在准礦當局用來招待我們，這成爲我們暫時的「家」。

隔着住宅區的那充邊滿着緊張的嘈音，而這裏是異常的靜寂。團員們都到大草場演劇去了，不會演的也在劇場裏的人叢中做着輔助的工作——這樣能使礦工們更容易瞭解劇情，每一幕的演出也就更易收效。留在「家」裏的只有四個人。

四圍都是黑暗，就是我們這間房子開着電燈。我們等着，我們代表全團在這裏等着幾千工人的代表和我們話別。這裏靜得很，時或傳來的聯歡大會的歡呼可以很清晰的聽到，然而這快樂的聲浪很容易就被東井機器巨大的吼聲打斷。

將近九點時候，工人們的代表來了；他們穿過小城門，很合拍的唱着新學會的前進歌：

「……………」

讓我們結成一連鐵的長城，

把強盜們都趕盡；

讓我們結成一座鐵的長長城，

向着自由的路，

前進！」

這歌聲是多麼雄壯呀，他們是真心的唱呢！

「真好，才教過幾次，就唱得這麼整齊」。

「可不是」。

我們都面向着門口，興奮的傾聽着，當歌聲更接近的時候，我們確定是他們！
——工人代表來了，我們拉開房門，在黑暗的夜裏，立刻歡呼的聲音激動了一切。

他們大約來了十來個人，一律穿着深藍色的工服，興奮而樸實的臉面對着我們
站在屋子的右角；靜默了一刻，一個高大黝黑的北方口音的工人站了出來，油污的

藍工衣緊緊地裹着他強壯的體格。可是他是多麼自卑啊！顯然靜而嚴肅的空氣擾亂了他，我看見他的兩隻粗糙的手很不自然地互相搓弄着，然而只是短短的時間，他鎮靜了自己，大聲的向我們致詞：

『……………抗日在現在是每個中國人一定要負的責任，各位團友到淮南礦來，我們早就應該跟各位在一塊做工作，但是我們爲了此地種種的困難，不能跟各位在一塊努力，明天我們就要分別啦，這實在太短了；我們沒有別的東西送別，我們只有兩面旗子送給貴團做紀念。』站在他背後的工人慎重地把旗子交給他。他這樣文雅的演詞使我們吃驚，甚至疑心他們事先準備了許久；但是不管怎樣，我們都很明白，知道他們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字都是含着真心的淚和誠懇的。他繼續着他的話：這是淮南礦全體工人送的，我們送這旗子，就是把淮南礦工人一切救亡意識，一切的熱忱和我們追隨各位做工作的決心，一切一切都寄在這兩面旗上。希望各位到各地工作永遠是一樣的努力，就像工人們在各位身邊一樣，各位在很遠地方工作疲乏

的時候，看見旗子就會記起來我們也在這裏做；希望各位永遠不退後，在各地方終身爲民族謀幸福，爲勞苦大眾謀幸福。現在我們會面談話都是痛苦的，要說都不能說，但是在將來我們會面的時候，一定可以痛痛快快的談，那才是快活的時候。明天貴團就要到別地方去了，現在我們代表淮礦全體工人祝各位一路平安！」

五 千萬個中的一個

子 護

——報告民先隊友史偉的死

我在這裏報告你們一個痛心的消息：就是我們最勇敢堅毅的同志史偉死了！

史偉，我們親切的喚着他的名字，他是我們之中最勇敢赤誠的一個，他的容貌，他的聲音，他的行動，現在還深刻的刻畫在我們的腦海之中。

……他是投身到山東館陶縣來作民衆工作的，他的苦幹和努力，換起了當地民衆

激越的覺醒，半月後，竟領導八百個武裝農民與日寇作殊死戰了。他靈活的應用着遊擊戰術不時與日寇以嚴重的打擊！

他能獲得這樣的成績，除掉了他的機警與勇敢以外，還有着使人佩服的親身而且勇敢的作先導。比如他第一個先爬上火線，比如單身的刺探軍情，都是別人所欽佩萬分的。然而，就因為他這些過份的坦白和「勇敢」，他死在殘酷的敵人手裏了！

他的死是一個當地目視的農民告訴我的，朋友你不要急，請這位農民涕淚交流的泣訴吧——

「一夜（大約是十一月廿日館陶縣被敵人佔領了）史偉同志到敵人的防地去偵探敵情，被兩個倭鬼捉住了，沒有說什麼話，史偉同志就被綑住半懸在馬頸上了。兩個鬼子跨上了馬，左手拉着韁繩，右手執着鞭子向着馬屁股上一揮，馬就拚命的飛跑起來。

「看那飛馳的馬蹄！看那半懸的驅體！衣服被掛爛了！下體被踏遍了！血呀！

鮮紅的血！點滴着，淋漓着，向外流，流，流到漫漫的冷土裏。

「但史偉同志他沒有半點胆怯，他在力竭聲嘶地，高呼着——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直至最後滴血流完奄奄一息的呼吸都沒有了！但兇殘的敵人還未心滿意足，又將史同志解下來，白刃刃的刺刀穿進胸去。」

史偉死了，這樣的死了！同時還有一個同學和他同時犧牲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只知道他姓李」那位忠誠的農夫說。

完了，這個痛心的報告，就此完結，我不想再說什麼，我只是說給你們聽，他殉國的地方，整千整萬的農民都武裝起來了，而且還有許多朋友參加了，眼前展開的是保衛祖國的一場血戰！爲史偉同志和一切被日本屠殺的民衆而復仇！

鸚
鵡
洲

青救會

我們全國青年救亡協會，在還未正式成立以前，就先組織宣傳團赴武漢附近的鸚鵡洲，踏進實際工作。準備的時間很匆促，僅只三四天就出發了。

「鸚鵡洲」在古詩裏是多麼優美的地方，但今日是萬餘搬運工人的生活地，是千百傷兵的療養所。我們知道搬運工人在抗戰中的重要和保衛大武漢的潛力；傷兵呢，有深切的抗戰意識和情緒，自然願再向前線効力，這就是我們冒雪衝寒出發到鸚鵡洲的使命。

剛出發的幾天，正好碰到下雨，天又冷，團員們都沒有帶什麼禦寒衣服，大家都凍得發抖，但是不管物質的條件怎樣惡劣，我們的精神却都異常興奮。

我們一到那裏，就先作慰勞受傷將士的工作。這裏共有七個傷兵病院，住院傷兵約五百人。我們分成兩隊到各醫院慰問，天是那樣的冷，雨淋得遍身都溼，我們冒着雨跑到各醫院去，一進門就聽到歡迎的呼聲，他們用一種最高度的熱誠歡迎我們，雖然我們沒有帶任何慰勞品，可是負傷將士們都說精神上的慰問比物質的供給

更重要。他們說沒有什麼人到這裏來過，物質享受更談不到，他們都說：很慚愧，沒有給國家打勝仗，負傷回來反到要受國家的給養。他們真誠，坦白，熱心，許多人都願再回前線去。我們作了次演講，並講時事與軍民聯合的必要，又唱了幾個救亡歌曲，許多人興奮極了，嚷着「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甚至有些傷得不能打槍的弟兄，都要回前線去。他們很留心目前一切情形，對軍民聯合的道理也有相當了解，只是生活太悶了，又不能出去，只有每天吃吃睡睡，或是悶得發脾氣，借故打架。這裏雖有一個傷兵慰問委員會，但沒有什麼工作，我們詳細和委員們和弟兄們談了一下，決定幫助他們成立一個俱樂部，大抵分成歌詠，書報，娛樂幾種，在每個病院設立一個俱樂部，並儘量置些書籍，棋子及球類等。這種俱樂部我們想可以使每個負傷將士在精神上得到一些愉快，不至於悶得發慌，如果這個初步計劃能有成效，以後，還可以慢慢擴大和充實。

第二天我們爲傷兵開了一個游藝會，雖然下着大雨，可是他們都願意看。於是

我們也就冒雨出演，廣場上圍滿了人，除傷兵外，還有許多工人來看，天本來就冷，演員們還脫下棉衣穿着單衣上演，扮飢寒交迫的脚色，真有點像，觀眾的情緒和演員的情緒達到最高點，每個漢奸上場都有人喊「打倒他，打死他！」每個日本鬼子倒了，立刻就有一片掌聲和喝彩聲起來響應，喊口號時差不多全場一致的熱烈。劇完了，演員們下裝回去，路上還聽見有人說：「該死漢奸！」也有人說：「別罵他們，他們是扮給我們看的。」路上很不好走，上面是雨淋着，下面是沒膝的泥濘，又沒有雨傘，只好勉強走回住的地方。天黑了，大家燒起一盆炭來烘烘濕了的衣服，並檢討一下一天的工作。

來了兩天，天天下雨，還沒有能對全體工人作一次宣傳，只訪問了一次工會，一次保甲長。知道這裏的搬運工人多半回原籍去了，剩下的只有五千左右，他們的住處又十分分散。因此我們就決定先作個別的訪問，並在茶館及空場子上演街頭劇，演講一個別談話及講時事和故事等，這就是我們今天預備做的工作。

我們團體的生活，進步的很快，我們自己教育自己，在工作中去學習，增加每個團員的智識和宣傳技術，使每個團員都能獨立工作，每晚開討論會探討工作，研究時事問題並作自我批判。我們的工作雖然忙，物質生活雖然苦，可是我們精神却非常愉快。我們雖然是一個新生的嬰兒，工作經驗太少，可是我們爲了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願意用最大的努力去學習。

七 走向新西北征途

黃 巍

××兄：一九三八年元月十四日下午七時三十分，我隨着列車，在「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歌聲中，在「打回老家去再見」的歡迎的聲浪裏，離別了諸位好友，離開了武漢。

請你想像：一羣青年，熱烈，前進的小夥子，匯流在一起，他（她）們正朝着他們共同的一個偉大的信念出發；他們嚷着「一二三四……」他們歌着「戰死沙場我心

願；……」他們擠在一堆，談，笑，唱，融融陶陶；他們該是多們高興囉！請你相信我：一直，脫下大衣不會覺得冷，不下車不吃東西不會覺得餓，談的不睡覺不會覺得倦，那是因為我們的血都已經被煮開了嗎！

我很幸運，因為在二十輛列車中，除了我們第十七分隊這一輛是有頂的行李車外，其他都是坐的露天的貨車，雖然在車開動時，寒風向每一個人無情的侵襲，可是他們的血，也一樣的被煮開了。那激昂地，一直不斷地，像火山崩裂般的救亡歌聲，那從心底深處發出來的怒吼，任她如何兇猛，也要退避三舍。

我們這車上一共有六十二人。其中：有流亡的同學；有從家庭逃出認為叛逆的少爺小姐；有軍人，也有工人，學徒。形勢，空氣，馬上就表現我們是一家人！自己的兄弟姊妹。

路上的飯食問題，學校當局在十五日早晨每人發了三塊錢，作全程的火食費。但是，車走的這們慢，而且北邊的食物又是這們貴：大米飯每頓最賤四毫，三鮮麵

二毫四，肉絲麵一毫六。我們只好吃吃豆腐湯，綠豆丸子代餐。不過萬一錢不夠用也不要緊，因為無論誰有點小困難，或者小不方便，馬上，他就能得到幫助的。

北國的雪的原野，那雄壯的畫面，那偉大的象徵！我們這力之流，我們這大地的兒女們。在上頭跑，跳，象徵着我們底前途。在無垠的原野上，有無數的北國壯丁，繫着紅巾，揹着長槍，大刀，結成新的長城，一直延長到百來丈長！他們鐵樣的嚷：「一二一，一二三四！」他們鋼樣的唱「我們是鐵的隊伍……」。我們看的真興奮，我們聯想到這偉大的，原野上將展開了不可思議的游擊戰爭！我們禁不住叫了：『我們底祖國不會亡！』

從漢口到鄭州，每到一站，差不多都有很長時間的停留。轉入隴海路後便好了：小站不停，大站停的時間也很短。

現在我已在此過關了。天色已黑，不能過河，要在此停一夜。大多數同學都下車開去；我爲節省用費起見，決定再留在車上過一夜。明早九點集合，再發一

元零用費，然後整隊過風陵渡，上同蒲路專車向臨汾前進。

陝西氣候更冷。晚上我們簡直不敢下車。大家決定今天早睡，明天早起，在集合過黃河前，我們去瞻仰潼關的雄姿。

我自己太興奮，車上又是擠擁，沿途觀感很多，本想詳細地跟你談談，實在寫不下去。現在我是仆在一張灰色的軍用氈上，不知是誰的一隻小皮箱，就是桌子，我就在這上頭寫着這封信。洋蠟就要燒完，馬上便寫不成了。等到了臨汾，一定有較詳細的信來。

祝你

健康。並等着你的策勵。

巍
元月二十日晚於潼關車站

某縣的土匪和秘密結社

屠蘇

關於這裏的「土匪」問題，這確是很值得人注意的。最近，據說距縣城十幾里以外的鄉下，土匪就不斷地在鬧着事。總計在四鄉的土匪，人數甚至聚集到有千多人。他們除掉搶劫擾亂四鄉外，並且還帶有漢奸作用。不久，軍隊追剿中，曾在捉到的匪徒身上，搜到有由「滿洲國」匯給他們的支票。前天，據縣政府負責人告訴我們，他說這幾天從外面開來的一大批軍隊，就是預備到鄉下去剿匪的。因為最近在××地方，那里有一股土匪，匪首張連山，領了幾百個匪徒，與漢奸連絡，作種種擾亂地方的舉動。這個匪首，曾經做過旅長。如果目前再不趕緊剿滅，一天天蔓延下去，以後更爲困難。前天本縣的常備隊去剿時，曾打死九個匪徒，同時還奪獲九枝步槍，二枝木亮槍。

記得我們從××出發前，就聽見不少人說，這地方的人民是怎樣的困苦，鄉下土匪是怎樣的多。往往每一村落十家有七八家做土匪時，種田的老百姓，至少要和他們連絡，否則，就不能住在那里。當然，人民歷年的生活困苦，也有着相當的理

由。——「匪風」就逐漸這樣地在四鄉成長着。加以這裏的四鄉，又多高山峻嶺，可以隱藏，於是，人數和地區，也就日益擴大。牽延到目前，土匪非但是不斷地做着搶劫的行動，而且還在受着漢奸的利用。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何況這地方又是武漢附近一個極重要的軍事地區。

在這地方上，還有一件很嚴重的事，那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團體：「宗教哲學研究社」。這個團體在三年前就在這裏成立和吸收社員了。據當地人這樣地告訴我們：「這個團體，是一個姓×的湖南人來創辦的。這個姓×的，實在是一位使人難以捉摸的人物：他的家不在本地，他寄住在這裏的××會館里。他時常來回漢口。自從他在這裏成立這個團體後，××這地方，就有不少人加入。不過青年人很少，據他說，某要人的夫人亦已加入。同時，他還告訴人，說湖南已出了真命天子。初加入社的人，只要繳納社費一元，就給一張「念字訣」的黃紙符。對這紙符，他說，日本飛機來了，我們只要唸了這張紙上的「念字訣」，佛爺馬上就會騰起一朵

雲遮住，同時，就會使之掉下來。還有：××是個福地，武漢將來一定要失掉的，而××就不會。最使人驚疑的，他對人說，這次中國打仗并不是跟日本人打的，而是跟中國的曹錕打的，因為曹錕要打倒蔣委員長。——像這樣的謠言，不僅在這縣城的附近四鄉傳播着，甚至在七八十里以外的農民，他們亦已知道。其他的地方，我們可以推想了」。另外還據本地人說，姓×的平常生活很是闊綽，並且他在本地和附近四鄉還買了不少田地，房屋。最近他還領了一批八十多個湖南農民，到距離這縣城十八里的××岩鄉間去墾荒。到其他地方的也有。——關於這件事，本地地方的人，尤其是有智識的青年人，都加以懷疑，並且還表示對它要有嚴密的偵查。

「有知有識」和「無知無識」

水

現在還有人在鄙視「無知無識」的人

人而無知無識，其受人鄙視原是活該！

那鄙視「無知無識」的人的人，不用說，當然是「有知有識」的了。他不是吃過洋麵包的，就起碼也是戴過方帽子的，洋麵包非人人所能吃，方帽子也非人人所能戴。於是，這便是可驕傲的。

然而，「無知無識」的人却對「有知有識」的人說起話來了。

有一天，幾個戴方帽子的人向一羣佔我們的人數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同胞盡其「以先覺覺後覺」的責任，告訴他們應該愛國，應該出力去打日本鬼子。

「無知無識」的文盲同胞却回答說：「人要有飯吃才能愛國，我們飯也沒得吃」。於是戴方帽子的人只好啞口無言，并且還覺得這是從社會學的先生和政治學的先生那裏從未得到過的教訓。

其實，我們的聖賢兩千年前就早已說過了，只怪我們自己健忘罷了。他說：「天視，惟有民視；天聽，惟我民聽」。民就是「無知無識」的人。聖賢也把「無知無識」的人抬舉得像天介高。那末他們未必真的都是其蠢如豬了。

的確，「無知無識」的人完全不曉得怎樣把錢匯到香港的銀行裏去化成外國錢，不曉得怎樣把黑字寫在白紙上就可以算是工作，不曉得怎樣把死鴨說成活鴨，也不曉得什麼地方是我們的「堪察加」以及什麼叫做「堪察加」。因此你說他其蠢如豬，你是可驕傲的。

然而，講起別的事情來，嚇！你却應該好好拜他做老師。

於是，「究竟誰是有知有識？」就成了問題。

十「戰時如平時」解

茅盾

自然是兩個半月以前了，在日市。那時街上的報紙第一幅正赫然刊著東戰場我軍退出開北固守滬西的大字。街頭是熱鬧的，飲食店裏有女如雲，街頭又是安靜的，對對的情侶站在洋貨店櫥窗前品題那陳列著貴得可以的洋貨。旅館裏是冠蓋滿室，黛白成行，馬將聲如機關槍，阿芙蓉香味如催笑的瓦斯。呵呵，那時一切都如平時

○只有警報來了時滿街行人亂竄，才有點戰時的味兒。不知在那個街角上看見一條標語：「戰時如平時」，我吟味著這一句用意深湛的句子，然而現實告訴我：什麼都是平時，只有逃警報才是戰時！

這回是再來了，旅館裏房間內貼著一張紙，「現奉政府明令，在此國難期間，各旅社應嚴禁三項，（一）打牌，（二）叫局，（三）鴉片，」哦，到底「平時」不過的場所也來了戰時。街頭呢，自然亦有女如雲，但首都移此的新開張的市招，特別是一家叫做「流亡小商店」者點綴其間：頗有點火藥味兒。自個兒在心裏說：「呵呵，這回是戰時與平時携手了，所謂戰時如平時，將毋同此？」

然而人是不大能知足的。響應國際反侵略大會宣傳週的日子裏，我看見揚旗喊口號的隊伍在街上走，看見街頭時有演講隊，我以為這樣的「戰時」氣氛大概也是與平時携了手的，可是後來我才知道想錯了，因為那是宣傳週。有一家首都移此的點心店，門庭如市，進去了沒有座頭，就站在那裏等，四圍的顧客們且吃且談，揚

揚如平時。然而也不能全如平時，因為時時聽得有「得趕快跑呀，別再像那次從首都撤退！」——這樣的插曲。還又是十足的戰時了，但和「戰時如平時」這句話總像不大對勁似的。

我想：戰時與平時的銜合而為非常時，大概不是這樣的罷？這大概不在起居飲食上表顯其為平時的罷？這大概指市民的生活心情緊張激厲如戰時而沉著鎮定如平時罷？如果是這樣的意思，我要不客氣地說，我們還不夠非常呢？

十一 壁報第一號

遠 基

我們一動手就撞着這樣一個不吉利的日子。大北風吹得虎虎的狂叫，天像披着一件黑布罩袍似的，陰鬱得活像一個天主教的修道士。我們這個醫院的前身是一座殘破的古廟，六間大房做了病房，兩間小的，一間是外科室，一間是廚房。全院就再也找不着一個避風的所在，最後我們只好選定外科室的牆角。詩一手提着半罐漿

糊，一手拿着一把稜刷，松拿一幅彩色地圖，幾張墨筆的漫畫，我手裏是一張白底黑字紅標點的壁報。風像開玩笑似的，輕一陣，重一陣的從牆後邊撞過來，吹得壁報也在『悚悚』的發抖，怎樣也不肯馴服的粘着壁牆，我們也說不出他到底是怕冷還是害羞？

我們早就商量好的一等預定的報紙寄來就動手，昨天晚上我們忙了一夜，松的意見以爲：『傷兵對於抗戰新聞的需要，比普通百姓熱心些。我們最好第一步每天出版一份壁報，並且輪流派人講解，這樣我們就和一部份的傷兵混熟了。捉着了機會，我們就可以就壁報的材料提出問題，鼓勵他們發表意見，希望能引動他們激烈的爭辯，爭辯的結果再由我們歸納起來作一個結論』這個意見是對的。真虧了這個小子的，小小的年紀，主意挺多。我們抽籤，第一號就輪到松來講演，這小子興奮極了，夜晚一點半鐘還在手指腳劃的練習他的演辭，『各位同志，你們想聽了最近抗戰的情形嗎？……』

風從下半夜吹動了，一直就沒有休息。我們到醫院的時候已是九點，並不算早，可是院子裏冷清清的看不見一個人，松很沮喪的說：『這有什麼辦法呢？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這小子的臉色怪難看的，蒼白極了，這與昨晚過度興奮的神情恰好成一個對比，詩批評他：『可不是嗎？英雄無用武之地！青年人作事的熱心像潮水一樣，一時漲起來比山還高，一時落下去就像潮退到海底一樣。』松沒有爭辯，我們約定了，互相批評應該要善意的接受的，後來我們就決定在外科室的牆角貼出來再說，她說：『沒有誰可以在床上躺一整天的，等他們開飯的時候我們再來』。剛等我們貼好了要走的時候，第四號病室出來了一個傷兵，我們三個人的眼睛都不約而同的注視着這個寶貴的傷兵，可是他好像是很趕忙的披着一件紅十字的短大衣沿着牆過去了，真是一眼也不看的匆匆過去了，就好像我們三個人都不存在似的，我們的壁報，地圖，漫畫那就更不用說了，弄得我們『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哭笑不得，松說是詩的漫畫還不夠刺激，詩說是松的壁報字太小。當然，我們這不過是開

玩笑罷了，誰不知道這間屋背後就是醫院的廁所呢！

吃過了飯，我們再到醫院裏去，一進院門就令我們差不多高興得要跳起來，我們的壁報面前擁着一大堆傷兵，他們都很起勁來談論，有兩個人爭辯得挺兇，一個說：「他奶奶的，那一定是日本鬼子，中國人就沒有那樣矮！」另一個說：「操你奶奶，你見過日本鬼子背着大刀？」這一場爭論差一點將我們漫畫的意義弄反了，歸根究源要怪詩太不留心，那張漫畫上的中國兵帽子，他忘記了畫上青天白日徽章，從那一堆人中鑽出來一個人，最外圍有幾個人馬上包圍上去要求似的說道：「同志你看了嗎？講給我們聽好嗎？」「你自己擁進去看不好？」「我們不認識字，」松趕緊接上去問他們，「同志，我看了再來講，好不好？」他們急忙講道，「好，好，」接着朝着那一堆人喊道：「讓開，讓開，讓這位同志念給我們聽」。

松一開頭就照着壁報念：「津浦前線南北兩段昨日戰況沉寂……：這小子鬧慌了，忘記講他預備好了的開場白。」

「畏，聲音講大一點」人羣裏的喊聲。

「同志，你講的什麼意思？」又是一個。

「操你奶，不要嚷，」又是一個。

松在講完了壁報之後就問道：「各位同志，你們認爲中國會不會亡國？」

「中國去了一半……」那個站在地圖旁邊的，好像有無限的感慨似的嘆息着說：

「日本鬼子有什麼利害？他媽的，就只有太炮，見不得我們一個衝鋒。」捆着左手的那一個北方佬很驕傲似的說：

松趕緊指着地圖就講：「各位同志，你們不要以爲日本到了這裏，這後邊就算是他佔領了，日本的兵太少，他不能夠佔這大一塊地方，我們的游擊很了不得，只說上兩個禮拜在平型關就殺了他兩千多人。」

「對的，游擊隊的辦法真是好，你們願意聽游擊隊的故事麼？」松又捉着了機



「這是不是你們貼的？同志。」

「你們覺得好不好？我們每天來貼好不好？」

「好。」

.....

在歸途上，松說明天要去見院長。不用講我就知道，這小子又有挺好的主意了。

標語，壁報，唱歌，演戲.....

適夷

標語，壁報，唱歌，演戲等等的救亡工作，的確常常可以看到，因此有人出來說閑話：這些就算救亡工作麼？貼貼標語，報壁，唱唱歌，演演戲，就能把東洋鬼子趕跑了麼？——這是一派完全的宣傳無用論者。

另外的一種人，雖然相當承認宣傳也有用，但是瞧不起這個工作，以為只是投

機取巧，貪便宜的救亡工作；真正的救亡工作應該上火線拚命殺敵；躲在後方嚷嚷，沒有多大意思。

這兩種看起來好像對救亡很熱心，很積極，其實都是救亡工作的解消論者，他不會對工作有什麼幫助，只是消極的阻礙。

無疑地，要把東洋鬼子趕跑，需要大批大批的殺敵健兒，大批大批的飛機，大砲。但是標語，壁報，唱歌，演戲等等，還是同樣的需要。爲什麼徵調壯丁，補充兵役，而壯丁大批的逃亡，籌募救國公債，救國捐，而殷富的却把錢匯到外國行銀去，不肯踴躍捐輸。這是因爲還有許許多人並沒有感覺得國家民族的利益，和他本身利益的不能分離，不明白集合一絲一毫的力量可以形成不可抗的偉大的力量。而標語，壁報，唱歌，演劇等等救亡的宣傳工作，目的是在使人明白，而且事實上也的確有了不少的效果。甚至於我們不能否定，我們這民族戰爭的終於展開，終於持久，其中有着不少呼號宣傳的功績。我們所担心的，倒不是標語，壁報，唱歌，演

劇的太多，而是它的還太不夠，它的太集中而不普遍。有多少內地的農村，山鄉，還沒有接迎它們的足跡呢！

其次救亡最高最艱苦的責任自然是浴血殺敵，然而做宣傳工作如果存着投機取巧，貪便利的心理，也決不能真正的做。我們看見好多深入農村，深入民間的宣傳隊，流動劇團，他們生活的艱苦和犧牲的精神，實不下于火線上作戰的健兒；而且要把工作做得好，收得切實的效果，也的確非有戰士的生活和戰士的精神不可。縱使其中也有存着投機取巧心理的人，但事實他是在做，比一動不動站在旁邊說冷話，或者天天嚷着要上火線，而怨苦着救亡無路的人總要好些。例如上大餐館開救亡會，看起來似乎滑稽，但比之逛舞廳，卜筮子不是已經大大的進步了麼？救亡工作是一絲也好，一毫也好，不嫌其微的；但這意思並不是叫人只出一絲一毫，不要出一分一厘，所以我們所希望的，大餐館里可以開救亡會，茅棚棚裏也可以開救亡會；同樣標語，壁報，唱歌，演劇可以做，進一步組織民衆，武裝民衆也能夠做！

流亡記

燕京人

蘆溝橋事件發生以來，我們北平的學生都相信我們自己的力量，『有二十九軍在這裏，我們還怕什麼』因此同學們都願意留在北平，想爲國家盡些力量，我們冒着危險到長辛店宛平縣去慰問吉團長和二十九軍的弟兄，他們鼓勵我們在後方工作，他們的勇氣使我們興奮，他們更不願離開北平，大家成天忙着學習救護，募捐，以及一切工作，準備着與北平共存亡，我們更希望這就是全面抗戰的開始，我們並不怕死，誰都高興地等待着那一天的到來。

終於在七月廿八那一天的早上，靜靜的燕園被一陣奇異的機聲驚醒了，我們看見三架飛機在西苑上面飛，立刻投下一個炸彈，大家是興奮的，但是沒有一個人說出一句害怕的話，就這樣的過了一天，飛機『總在頭上繞，我們却在下面歡笑，因爲情報一張一張的貼出來了，『豐台收復』，『廊房收復』，『獲敵機廿架』，『中央飛機

共十架來了！……大家跳着，喊着，仍和平日一樣在玩，或者是比平日更高興。

這一天點綴着燕門的是七八百「難民」，他們多是海甸成府一帶的居民到校內避難，於是男女老少在男校宿舍裏擠來擠去，哭鬧喊叫煞是熱鬧，校內食堂裏預存的兩星期的糧食被他們一天就吃光了。

當天又得一消息說敵機要施放毒氣，人心惶惶，又趕緊預口罩，製防毒藥，學生代表見司徒校務長時，見他仍安然辦公，一點也不驚慌，他說，「在這個時期，我也不敢担保你們生命的安全，不過燕京是我辦的，我負着這個責任，我不能離開，只能與你們在一起，受難時大家都一樣，」我們見了他如此鎮靜，自己反不好意思說什麼了，這一夜自然不能安眠，可是毒氣也始終未出現，天明之後得到的消息是張自忠的叛變，三十七師的退却，大家如冷水澆頭，立刻感到失去了倚靠，都不知怎樣才好，上午我和一位同學騎車去海甸，發現西苑的南門上防禦工事全毀壞了，又見遠處有火光，就繞到西苑北門，看見門外的民房店家正在燒着，人們匆匆收拾

東西逃走，進了北門，隨處看見的都是破壞的樓房。有一座已炸成平地，滿地都是屋頂的鐵板，沒有一個人在那里，四圍靜得可怕，就趕緊退出來馳回燕京，事後想起來又覺得危險萬分，回到燕京見同學們都收拾行裝進城，我們也想進城去乘平綏路車到門頭溝，再步行至長辛店，誰知一到車站就得消息說日軍已由此線來了，我們只好留在城內。

在城里住了一星期，每日都打探消息，聽說清華已住了日軍，同學被殺……諸如此類的事使我們十分着急，城門是關了，每天只能閑坐聽無線電所放送的消息，這些天的苦悶是無法形容的。

八月三日，西直門每日開四次，就坐洋車出城，一路上沒有發生什麼事，路旁溝內有許多死屍，但被雨水淹沒了，幾個警察署都空無一人，但見屋旁的幾座新墳和未埋掉的棺材而已，到了海甸，看見家家都懸日旗，多是紙的作，上塗一大紅點就算了，到此才真覺得是作了亡國奴，到燕京大門時，有幾個日本兵來檢查我們，略

看看就放行，燕京的門上掛的美國旗，看了真覺慚愧，進了大門時，真是悲喜交集，校內同學好像是住在一座荒島上似的，到處都是寂靜的，靜到連話都不愛說了，夜間更沈寂如同一座墳墓，若不是司徒校務長時時來安慰我們，勸大家到體育館去打球，大家是更不愛動了。

清華是常有日本兵進去的，有一次幾位同學碰見一個日本兵，他也是大學生，用英文和他們談話，他談：「我雖是到這裏來打戰，我是很同情你們的，不過國家要我來打，我也沒有法子」，

在燕京也不是安全的，日兵曾有一次在校內穿行，還有一次爲要求到園內站崗而與外國教授吵了起來，

學校感到對學生不能有十分的保障，雖希望留校同學繼續他們的學業，但是同學們願離校的也可以隨便，會計課內有負責人等學生來借旅費，也有外國教授以私人資格借錢給學生的，這是學校當局所能給予學生的最大的幫助，他是我們同學所

不能忘的，

八日日軍進城了，到處貼出『日本軍北平入城司令』的佈告，說禁止造謠生事，他們是來『維持治安』的，北平就這樣的失掉了，街上仍是和平日一樣熱鬧，漢奸的報紙和傳單號外各處飛散，放着無恥的謠言，如果報上的話竟是事實時，我們一定要自殺了，

北平是不是可以住下去的呢，聽說要查戶口了，自然，後面跟着的就是大屠殺，尤其是學生們，我們忘不了九一八時的瀋陽，惟一的出路就是離開北平，平津路車雖已通，其危險性是極大的，有許多同學已被扣了，檢查得十分嚴厲，穿黃褲子的就說是保安隊，短髮就說是兵士或受訓的學生，看見有錢就隨便取去，令人哭笑不得，我們爲了要逃出虎口，就只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書是一本也不能帶，行李拿得極簡單，把平日心愛的東西全拋棄了，最可惜的是幾年來抄得的筆記，全都寄存在半可靠的地方，可是那又有什麼方法呢，

九日早晨擠上了火車，人多得可以使人發暈，一面担心自己生命的危險，一面出着汗，幸虧一路上未受檢查，只有幾個日本兵在車廂內監視着，車過一站，必停至少半小時，多則兩三個小時，過了一站不由得吐一口氣，真像是在「過五關」了，下午三點到了天津，這才放了心，各旅館早已住滿了人，同學們無處投靠的只好露宿在街道上，有的還受法租界巡捕的鞭打，別人看了只能流淚，「誰叫我們是中國人呢？」

租界裏是安全的，人們是快樂的，我們看到了那另一種「高等華人」的生活，而我們是失去了家，離開了學校，從此離開了可愛的北平，開始過着流浪的生活了，等到十三日才有船開到烟台，將近一千人，擠滿了一船，受着雨打及風吹太陽曬，另加上塘沽日軍出進給我們的刺激，我們是在受着外國人的保護啊，十四日始出了大沽口，船上二三百同學立刻就活了起來，看見一隻貨船上插的國旗時，大家歡呼拍手，開始唱起救亡歌曲來了，我們又作中國人了。

十五日到了烟台，住在烟台中學和真光女中，又踏上了真正中國的領土，這快樂是說不出的，幾十個人擠在一間屋子裏睡，誰也沒有發一句怨言，有這樣的地方歇着，只要是不作亡國奴，什麼苦我們都是願意忍受的。

烟台的地方當局和商會十分幫忙我們，他們要我們到青島去上火車，因為烟台沒車路已沒有車了，那時正是青島很緊張的時候，自己誰也不願去，所以又接洽好在十八日乘「惠平」到虎頭崖去，船票是每人二角五分，若是沒有這次船時我們就預備步行五百里到×縣去了。

船走了一夜，十九日下午到了虎頭崖，先有一部同學乘舢板在風浪中飄了兩小時上了岸，上了岸才知我們在烟台所發的電報本地駐軍尚未收到，正好有謠言說有便衣隊二千人企圖在那數日內登岸，所以我們就被認為是漢奸而預備開砲轟擊，幸虧同學的代表上岸說明了才准一部分同學登陸，另一部到後裏才能上岸，他們在船上已是飢渴欲死了。

虎頭崖只有七十五家居民，叫他們來招待這五百多人是不容易的，每家給我們煮了一鍋稀粥，每人買些餅吃了就算了，夜間大家組織起來，各校同學都編隊，佔住一定地方，另設糾察隊以防漢奸混入，大家都睡在沙灘上，天快亮時又下了一場雨，把我們都淋濕了，又和沙子混在一起，都變成了泥土人，放在沙上的隔夜的稀粥中也弄進了許多沙子，吃下去又酸又彈牙，大餅又硬，大家仍是搶着嚥下去，把行李裝好之後，在早十點鐘就開始了最苦的一段旅行，我們的隊行由虎頭崖走到沙河，這三十五里路只用了四個鐘頭，其中有好幾里是由沙上走過去的，走起來真是費力，女同學們也是一樣的步行，病人就用大車載了去。一路上接受老百姓的驚奇的眼光。十五里之後在一個村內歇下來，叫人由井裏打水來，桶內還有泥沙，誰也不願清潔，都搶着喝光了。這時想起平日在學校內過的日子，覺得那麼真是奢侈！走得疲乏了時就唱起歌來振作精神，直到沙河時，看見真有一條沙河，大家全脫了鞋襪把疲倦而發熱的腳浸在水裏，有的簡直就躺在水裏，誰也不願離開，隊長喊

十遍集合也沒有人理他。

到沙河就住在兩個小學裏，五十餘人擠在一間屋子裏睡了一夜，還不如監獄裏的囚犯呢，商會給我們送來大餅鹹菜和水，救了我們的命，次日大家出去吃飯，五百多人竟把沙河各飯舖的麵都吃光了，等到下午才交涉好大汽車來把我們載到×縣，有人坐的是客車，有的坐大敞車，不幸在路上下了大雨，把他們淋得不亦樂乎，可是那樣也得忍受着，晚上到×縣把行李搬上給我們預備的鐵閘子車，大家在車站上歇了一夜。

廿二日下午到×縣城內遊覽，下午都在車站等車，直到晚上九點才把我們的專車掛在客車上走了，臨行前有某師的參謀長（？）來給我們演講，安慰我們，又鼓勵我們努力爲國家後盾，然後才上了車，每節閘子車得坐八十人，不算擠，而地板是非常的髒，因它本來是載馬用的，不得已倦了也得睡下去，過了一夜起來看全身都



廿三日上午到了濟南，那裏先已有了許多同學，我們也和他們住在一起，分住濟南高中初中和育英中學校，幾日的奔波到此才暫告一段落；下車後除了吃飯之外，第一件事就是洗澡，

在濟南往了四日，大明湖，齊魯大學等全拜訪過了，看來總沒有北平好，也許是，爲北平我們更親切的原故吧，每天早上九點和下午四點吃飯，搖鈴之後大家蜂擁入飯廳裏搶座位，飯菜只有饅頭稀飯和鹹菜，而我們却把它們看作無上的佳餚，來晚一些的竟找不到一個饅頭，只得，『有饅頭大家吃，』平時在校中的生活真是差得太遠了，

在四日之間又有續到的兩批同學，以後是不會再來的了（我們是第六批同學），相見之下真有兩世爲人之感，他們曾受到更嚴厲的檢查，北平的學生要到天津去是不容易的，在入站時，有人着看旅客，像學生的就站在一旁，都走完了，就把他們到送一間屋子去住，次日一個一個請出來審問，用許多奇怪的問題來探出你的思想

話如『你愛國不愛國』，你怎樣回答呢，中學生還好，大學生中尤其是清華，燕京，北大三校的同学都有被扣的危險，許多同學是失蹤了，有幾個燕京同學化裝到了天津被人識破被打死了，我們聽到這些只有憤怒的傷心，

二十六日 隊離濟，有一部份同學留在濟南受訓，我們認為到南京去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還有一部同學在徐州下車轉到鄭州，開封太原，西安去，所以我們有一列專車在夜裏十時開出去了，這次又是坐悶子車和敵車，運氣好的就坐在一百人一節的悶子車中，倒霉的就只好在敵車裏受罪，夜裏下了雨，敵車中的同學都睡在水裏泡着了，結果病倒了許多人，傷風着涼，上吐下瀉，這些孩子若是在家中，那怕沒有慈愛的親人來照顧他們，

受了兩天的罪，過了兩天不見天日的生活，終於在廿八日下午到了我們的首都，到了站，由車站的負責人招待我們，喝水，洗腰，吃饅頭和鹹菜，然後把我們送過江來乘小火車到市立一二中去住，我們的團體到此就完成了它的任務，我的一行

計費了十九天的工夫，

前後到濟南的同學約有二千人，與北平的學生數日來比實在是太少了，那些留在北平不得來的同學只能等待機會，或是等待到我們收復失地的那一天才能恢復自由，而我們逃出虎口的同學們中，多半是家在南方的，也有不少北方人，他們拋棄了家鄉，離別了家庭，以後又怎樣呢，我們只有信賴國家，把自己的力量毫無代價的獻給國家，由已往的事實來看，我們是有力量的，這時無論是多麼艱難的工作，只要國家說一聲，我們沒有不拚命去作的，不然我們爲什麼要逃出來呢，我們愛北平，可是我們離開了北平，一面流着惜別之淚，一方面却想着我們要奪回北平的先鋒，

在團體中，許多青年在一起是有無限的快樂的，成們一起唱歌，用歌唱代替了眼淚，消滅了愁悶『我的家住在淞花江上』是大家喜愛的，『五月的鮮花』也常掛在嘴邊，在團體中我們學到了許多事情，認識了許多朋友，我們把手拉得緊緊地，什麼

力量也不會把我們分散，

回想我們以前所過的快樂的日子，美麗的北平，可愛的學校，和難捨的家庭，都不是令人留戀的嗎，誰是使我們這樣受苦，流浪到處，我們的頭銜都是，「北平流亡同學」，看到，「流亡」二字倍覺淒涼，然而我們還是快樂的，因為我們不會再作「亡國奴」了，在我們的面前是無限的光明，

十四 京山近事

辛 人

在一月初，京山縣遵照省府命令，在全省總動員委員會下，成立該縣的總動員委員會。然而不幸得很，這個組織成立後一直到現在還是無形中解散着。這其中有一段原委在。該縣的總動員委員會是由縣黨部，縣政機關，民衆救育館，青年救亡團等五個單位組成的，在開始時就有一項決議，要把縣府中的職員一律減薪至二十元，因此引起縣府職員的反對。京山縣的縣長是一個明白熱心的人，看着這樣行不

通狀況，自己也消極辭職了。

別的原因也許還有，但主要的可以說，這次的事情，是由於縣長和地方勢力的不調和所致。（縣府職員及其他的地方勢力。）有一個跟着縣長辭職的區長，曾對我說：『我和那裏的老百姓鬧翻了。他們要講情面，我却鐵面無情。我要禁烟禁賭，把他們的烟槍麻雀牌沒收了幾百付……』』

嚴厲執法的精神是必要的，但是因此而發生幹不通的現象，這却很值得研究。那位區長所說的和『老百姓』鬧翻，其實是和地方特殊勢力的衝突，並不是和全體老百姓的不能相容，在現在，抗戰的形勢和政治的任務一天天都在作飛速的發展，行政組織和執行的長官，運用什麼方法來打破地方的不正當的特殊勢力的障礙，實現政府抗戰到底所課一切任務，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單用嚴厲的命令是不夠的，因為豪紳士劣會麻騙老百姓，煽動他們對行政執行者的不滿；所以問題主要的是在：怎樣抓住廣大的老百姓，怎樣使地方特殊勢力的人物服從統一戰線的綱領，形成上

下一致的統一力量。

這是困難而重要的工作。不能做到這一點，則地方官吏和救亡組織，絕不能實現政府所課的任務。在這種工作中，我認爲有兩點必須特別注意的：

第一，現在各縣區都有指令組織的抗敵後援會，但都沒有充實的工作。成績最好的是部份地徵派些慰勞品捐款之類，根本沒有負起組織民衆的任務。今後應多吸收些青年幹部，由各團體民主地形成這個組織。京山縣的抗敵後援會和省非常時宣傳委員會分會這回已在各方面推動下，讓各團體的一些青年幹部參加進去工作。此外抗敵後援會和保甲制不能完全代替職業別的各种組織，而要推動發展這些組織，以發揮各業民衆的力量。

第二，是認清各級機關的任務和權力不能隨意讓各級機關濫用。在這裏要指出一件悲慘的事實。在京山鄰縣一個小村楊王嶺，有一個民衆教育館，館長（兼保長）的權威，簡直比從前的會長還利害。他是此處的唯一獨裁者，幾乎一切軍政教育都

包括在他一身上。在民教中特設黑室，凡不如他意思的村民，馬上就抓來毒打一頓關在黑室裏。自然，他知道現在要救國，但他這種做法結局是妨礙甚至取銷了動員民衆的偉大任務。

京山縣的總動員委員會仍然還未開始工作，但願新任縣長注意上述的兩要點，迅速推動工作的進行。這裏附帶報告該縣兩個「青年救亡團」的狀況。京山縣城的青年救亡團宣傳工作做得還好，唯一的缺點是宗派性太濃厚，和上層機關太疎隔，因此有許多可能的工作都沒有展開。第三區的永興鎮也成立了一個青年救亡團，但是開始就計劃買槍械，不注重宣傳和組織民衆的工作，所以甚至引起行政者的疑慮。

（一月廿七日） 葉 琦

十五 第一次的戰鬥

夜里，星月全被烏雲吞沒了；北風無情的吹着，似有寒意。這正是將近九點鐘

的時候，在田野的哨位上可以聽到雄壯的歌聲，不斷的隨着風斷續的吹送過來。今天的歌聲——激昂，悲壯，這是同志們對明天的出征，內心發出的快慰表現。

我的心也開始隨着這歌聲震盪了。

十三日的早晨天沒亮，號聲把每個人從夢中驚醒了。熱炕雖然值得留戀，但殺敵更令人神往，飽餐了一頓小米飯，隊伍開始遇着北風向平遙進發；每個人都抱着一顆犧牲的決心，臉上流露着異樣的興奮和愉快。

雪花隨着北風開始向着每個人襲擊，破碎了的棉衣，似乎有點抵禦不住；每個人的心裏，都被未來的戰鬥燃燒着，對這點痛苦似乎沒有感覺。沿着小路前進，每經過一個村莊，羣衆們都以驚奇的目光注視着我們這年青的一羣。將近傍晚的時候我們這僅僅三十餘人的小隊伍到達了平遙邊境的王陶鎮。起初民衆還對我們懷疑，沒有一個人來接近我們，當向他說明是青年抗敵決死隊的時候，他們才放了心；老人小孩開始向我們圍了攏來，探詢前方的戰況，拉着我們到屋裏坐，幫助找宿處，

做飯。

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夜里我們又開始向着平遙行進。在這不算短的路途里，出人意料的創造了從來沒有的夜行軍的成績。雪雖然已經不下了，地下的餘雪却使人難行。在這沒有月色的夜裏，沒有一個人落伍呼叫。

過了無數的小河，每個人的下半身都被河水浸透了，腿凍得幾乎不能動彈；但是人們並沒有因為這而懈滯，畏縮；他們更鼓起了勇氣向前邁進。天將明的時候，我們突過了敵人的封鎖線，到達了平遙城東的南龐村。

我們輕輕的敲開了一家莊戶的門，開門的是一位年近半百老人，對這三十多個便衣而攜帶武器的一羣，似乎有點不安。當我們再三解釋後，他才現出和藹的面容。在一間黃土堆造的茅屋里，三十多人排擁着，輪迴着，烤着被浸透了的衣服。

經過了短時間的休息，我們立刻開始進行羣衆工作——標語，訪問，夜里開了羣衆大會。

游擊隊到來的消息，很快的傳到了敵人那裏。這當然是漢奸的報告。我們又撤佈了很多的謠言：「大隊伍在後面，講你們多給我們預備點糧食」。

駐在城郊的敵人開始向城裏調動了，敵人在城內四周架起了小鋼炮，機關槍。最使人好笑的是敵人爲了防備游擊隊的爬城，每當夜裏都懸吊着汽燈在城牆上。而且爲了逃走的便利，在城的東北角開了兩個地洞。

敵人的恐懼，空虛增長了我們每一個同志的勇氣。我們決定了進襲平遙的計劃。

太陽被西面的土崗掩沒了，天色漸漸的黯淡了下去。我們的隊伍分四組出動了。行進到城南汽車路的時候，恰巧有八個敵騎由南面向城裏奔馳。每個人的眼裏都閃耀着敵愾的火星，槍門搬動了，靜待着隊附的命令。一聲清脆的號槍，接着二十餘支衝鋒槍，開始向敵人掃射。

敵騎倉惶的加快了速度，遠遠的兩個敵人被擊中跌了下來，被他們的同伴捆在

馬背上救了去，望着被救去的敵人，每個人發出輕微的嘆惜。

我們衝向了平遙城，門開着看不見一個敵人。預先派到城裏作偵察的便衣同志，氣喘喘的跑了來。他告訴我們，二百個敵騎向祁縣逃退了。我們當時就進駐了平遙城。

這是青年抗敵決死隊的第一次戰鬥，這次的戰鬥雖然沒有獲得大的勝利，却大大的提高了同志們戰鬥信心，粉碎了學生的不能作戰的胡說。

爲了獲得更大的勝利和更多的戰鬥經驗，第二天我們又開始向着那

十六 從辛亥革命說到當前的民族解放戰爭 萬夫

自從十九世中葉西歐資本主義把中國幾千年閉關自守的「門戶」敲開了以後，中國便被收入了所謂「文明的圈套」裏去，而成爲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這在歷史上是一個非常的劇變。李鴻章在同治十一年（即一八七二年）覆議停止製造輪船局的奏摺裏

說：「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載亘古所未通無不歎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而通商……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見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四頁所引）這三千餘年的大變局，便形成了辛亥革命的主因。

一個地主官僚貴族支配下的典型封建國家，在閉關自守時代，雖然在地主農民與統治者中，原也有其內在的矛盾，可以形成革命（即如太平天國革命可以說是農民革命）但他在整個社會經濟制度還未達到破壞時期的情形之下，他是可以仍舊維持的；可是自從海禁大開之後，客觀的勢力把中國編入資本主義世界的體系之中，而成爲世界的一環；成爲列強的商品與原料的市場，於是一切都變了。外來的大工業的生產方法，把原有的封建的生產方法打倒了；而且海禁既開，沿海各地都先後建設了近代的商業都市；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漸次支配了封建的農村經濟了。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才發生了根本的動搖。尤其是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及一九

○四年的日俄戰爭，更完全暴露出滿清政府的無用。這樣一面開始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另一方面而中國的殖民地化也日漸明顯了。可是在這時候，社會基礎雖然在急激地轉變，而民族資本在那時候却也得到了發榮滋長的機會。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南洋及沿海各工商業都市中，民族工商業已打定了相當的基礎，而這一羣工商市民，也很敏銳地吸收了西歐資本主義的文明；並且確立了民主主義或自由主義的世界觀。爲着自身的存在與發展計，封建的滿清政府，與××主義的壓力，便成爲他們前途的大障礙。於是他們抱着民主國家的理想，開始了反清反帝的革命運動。而且這種革命，也居然由中間階級的新智識份子領導着而算是成功了。

所謂辛亥革命者，我們雖可以說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發軔——他們想從專制政府的壓力下解放出來，想從××資本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可是辛亥革命的本身，顯然是帶着許多缺憾的。第一，辛亥革命雖然打着「德謨克拉西」的招牌，可是發動這種革命的主要分子，還在乎少數資產階級，與乎所謂士大夫的智識分子。而

不是佔整個民族大多數無產者發動的。他們的力量異常脆弱，等到革命「成功」了，政權送轉落在軍閥政客一輩人手裏，真正的民本主義，無由實現。第二，所謂民本主義原定隨着資本主義的需要而產生的，但是中國自辛亥革命以還，在外力的根蒂下，民族資本的發展非常遲緩，外人的經濟侵略加緊一步，民族資本即受摧殘，而資產階級的本身，也就隨之崩陷了。第三，辛亥革命祇表面地改革了政治的外形，可是骨子裏却仍是原來舊有的一切，論者以爲辛亥革命祇重視了政體之改變，而忽略了經濟的建設，所以廿餘年來，整個國家在外人經濟侵略之下，苟延殘喘，遂致農村衰落，社會經濟日在急度的崩潰中。此外封建的清政府雖然推倒，可是擁着封建殘餘勢力的軍閥，還盤錯着以爲國家民族之害；民國二年的南京政府二次革命失敗了，南北妥協議和了，北洋軍閥也漸抬頭了，終於發生了袁氏稱帝，張勳復辟等怪劇，和一直延長到民族十五年的軍閥混戰。××主義者也常常勾結此輩軍閥來做侵略中國的工具，這也是因爲辛亥革命的不澈底所遺留下來的缺點。

原來所謂革命者，不過是被壓迫者的一種反抗的行爲。辛亥革命的任務是反抗××主義者的侵略和容忍××主義者的清廷，可是辛亥革命到現在已廿餘年了，他所成就的是什麼呢？我們目前的最大壓迫者，不是還是兇狠的東方××主義者麼？整個民族所受的痛苦，不是比前清末年更利害麼？敵人對我的種種壓迫和侵略，不是比從前更甚重麼？由辛亥革命以來二十餘年，中國人已日益淪於殖民地的生活中了；九一八以來五六年中，我們的同胞，更有不少人過着亡省亡國的奴隸的慘痛生活了。所謂「自由」，「平等」，「民主」之類的名詞，已在敵人加緊侵略之下，顯得黯淡模糊了。可是，看吧！我們是不甘就如此降服的，我們要求自由平等！隨着蘆溝橋的炮聲，我們已決心地發動整個民族抗戰了！

祇要我們能不迷戀着過去，我們便會深切地感到我們目前這時代的偉大。辛亥革命的時代早過去了，而且那時代也太渺小了，漢滿畛域之爭，與少數人更朝易代式的鬥爭，算得什麼呢？爲了目前整個民族的生存，爲整個人類的正義，爲整個世

界的和平，我們該響起我們神聖的大鼓，敲起我們的戰鼓，來向此破壞世界和平毀滅人類正義的××主義者進攻了！這是爲求我們的徹底解放而鬥爭！爲求完成我們偉大的革命而鬥爭！！

我們並非想掩蓋埋沒前人的功勞，我們祇覺得辛亥革命是一種未完成的工作；這工作是要我們去完成的。而且，由過去的史實，我可以得到不少教訓，就是，辛亥革命，做得未免不徹底了，他還沒有做到發動整個民族使人人參加革命的地步，終於新黨舊酒，祇外貌的變易。這是爲歷史所限制的，我們不能苛求。又是目前的情勢已不同了，整個民族已到了生死關頭，我們如不發動全民族的戰爭我們將變爲刀俎上的魚肉，所以在目前，在抗戰正在開始的目前，我們不單是少數軍隊之戰，我們應該四萬萬人大家一同組織起來，聯合起來，一同在抗敵救亡的工作上，大家努力，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由此我們感覺到，在民族解放鬥爭中，民衆組織與民衆運動，是非常重要的。

歷史是最好的教訓，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無疑地是以民衆的力量來推動的。北伐軍之收復上海，就是工人糾察隊的力量。當時工會，及農民協會之類的組織，深入到窮鄉僻壤去，成爲革命的雄厚勢力。在目前，我們實在應該馬上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以完成我們偉大的革命的必要。

當前的民族解放戰爭，其任務偉大的，在歷史上，是應該寫着光榮的一頁。因此我們每個人都不應放棄我們的責任，因爲這不是政府少數人的責任，而是每個中國人都應負的責任！我們應自動地組織起來，聯合起來，大家一同從事救亡工作。至於這裏所說的救亡工作，當然並不單指執起刀槍上前線去，而是指一切戰事時後方所應有的一切工作。祇要我們大家能固結成像鐵一般的陣線，「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份熱，發一分光，」則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因爲「在民族解放戰爭中，決定最後勝負的，不是物的材料，不是飛機，大炮，戰車等最新式的武器，而是人的材料，——操持運用武器的羣衆！」因此我們不必遲疑，不必畏怯，

祇要能整個民族聯合起來，抵抗到底，中華民族之解放，是可以預期的！在這國徽飄揚的國慶日當中，我希望大家都應該有這種堅強的信念。

十七 游擊戰與正規戰

李一氓

對於抗日戰爭的戰略與戰術的問題，因為第八路軍以牠十幾年來從事游擊戰的豐富經驗，在西戰場上頗顯身手，首先是半型戰鬥的勝利，這興奮了全國各地對於游擊戰爭的認識，於是許多戰區都以各樣形式從事於游擊隊的組織，許多出版物，都以游擊戰為題材，但是有許多人，對於游擊戰的了解，不管是從事組織游擊戰的也好，鼓吹游擊戰的也好，批評游擊戰的也好，都發生一些偏向。誠如陳西滢先生十六日的武漢日報星期專論所指出來的，「失意軍人，地方土劣，流氓土匪，借了這名詞作活動的號召」，這在組織游擊隊的問題上，沒有從發動被敵佔領區及戰區的人民，從事武裝自己，以抗拒日寇，而專門以收編民軍土匪為事，這的確不好

。可是這種辦法和抗日游擊戰爭的基本出發點是背馳的，因為今天的游擊隊是發動人民自己武裝，動員羣衆抗拒敵人，游擊隊本身必須是人民自己，游擊隊的唯一敵人是日寇，游擊隊的戰術是靈活擾亂敵人以配合正規戰鬥，游擊隊必須保護人民自己的利益。沒有這些條件，就不能成抗日人民的游擊隊。因此不能把「擾亂秩序，妨害治安」的某些不良的現象，歸罪到游擊戰的本身。

自然在鼓吹游擊戰的某些出版物，過高的估計了游擊戰的力量，認為這是抗日戰爭的唯一戰略這當然是極有害的觀點。不知道游擊戰是輔助力量，這是劣勢兵器對付優勢兵器的最好作戰方法之一，然而牠不能最後解決戰鬥，要驅逐日寇出中國，必須有正規的機械化的幾十個國防師，以正規的連動戰和陣地戰加上游擊戰，才能和日寇作決定的戰鬥。

只有正規戰，沒有游擊戰，不能戰勝日寇；只有游擊戰，沒有正規戰，也不能戰勝日寇。

可惜今天批評游擊戰的人，譬如陳西滢先生，就是因噎廢食表現；第一游擊戰依然不能阻止日寇的前進；第二游擊戰在少數將領的口成爲保存實力的護身符；第三游擊隊被失意軍人，地方土劣，流氓土匪利用來借名活動，似乎游擊戰本身便是一個要不得的東西。

陳一生特別對於八路軍之不能拮制敵人於晉北，以及太原失守，來證明游擊戰的效力之微乎其微。我所曉得的，八路軍在四個月來的二百次以上的戰鬥中主要的一些戰鬥，如平型關戰鬥，還不是甚麼游擊戰，應該是而且實際是正規戰，不過不是陣地戰而是運動戰。以八路軍武器之劣，人數之少，他是完成了他的任務的，在西戰場上，八路軍那時并不能起決定的作用。企圖以八路軍之游擊戰的勝利而尚不能保着太原來證明游擊戰的無用，這是自費氣力的事，東戰場上，北戰場上，以及西戰場上，各個集團軍，可以說除了十八集團軍之外，都是採取的陣地戰，但平津濟南上海杭州南京蕪湖都相繼陷失了，陣地戰也沒有能夠保衛得住這些地方，是不

是我們就可以做下這樣的結論：陣地戰全無用處，因為他沒有保住這些地方。同時在太原失守以後，日寇雖傾全力在津浦線上，以謀奪獲徐州，西侵隴海沿線，但在晉南今天始終未受敵人的摧殘，相反的，反而集結晉察力量來對八路軍，這是不是八路軍深入敵人後方的明效呢？

至於說游擊隊紀律之壞，「恃衆橫行，擾亂治安，妨害秩序」，這也不是絕對的事實，如果這游擊隊是從開展民衆的游擊戰爭中產生出來的話，他是有高度的政治覺悟，一定與民衆打成一片自覺的遵守紀律，如果是民軍土匪改編而政治訓練還沒有相當的深入，又爲壞的分子所利用，自然不能保障紀律的嚴明。可是我們不能因此就根本否認游擊戰術，我們站在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立場上，應該虛心初無成見的去深刻的了解這一問題，這裏還需指出的是正規軍的紀律，在某些部份，如已公開的李服膺部，韓復榘部，其紀律之壞，恐尤超過上述百倍，是不是我們就可做下這樣的結論：正規軍也要不得呢？

我想正規的陣地戰還是需要，並不因為沒有守住某某幾道防線；正規軍還是需要，而且要加強其正規化到真正國防軍的程度，並不因為某某部的紀律敗壞，而把陣地戰和正規軍說得不值一文錢。

對於抗日戰爭的戰畧，戰術的問題，還是中國民族存亡關頭最重要的一個，迫切需要討論的，但像陳先生那樣以一貫的說「閒話」的態度來對付問題，而且多多少少的含些惡意的中傷誣蔑，如以湯玉麟為游擊戰畧的開山祖之類，便根本不合事實。對游擊戰不好捧上天去，也不應該加以輕蔑。

我以為第一，游擊隊今天必須是由發動人民武裝抗日而成立起來的游擊隊；第二，游擊隊必須遵守紀律，特別要保護人民的利益，第三，游擊隊的戰鬥必須在戰畧上及戰役上取得與正規軍的配合；第四，特別要強化現有的軍隊使之有真正的作戰能力，紀律化與機械化，不惟不對守的防線背進，而且要反攻，有這樣的國防軍，我們就能夠取得最後勝利。

十八 抗戰戲劇現階段應取的路向

程 漢

——一個建議——

我雖然也是一個從上海出發的演劇隊員，由於幾月來都在消息隔絕的內地做工。最近才讀完了四期「抗戰戲劇」，看到許多關於抗戰劇運的意見和各地演劇活動的通訊，知道抗戰戲劇已經普遍的展開，而且爲了適應環境的要求，全國性的抗敵戲劇組織——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也已經成立了，這對於今後的工作更有了幫助。

在抗戰的半年間，雖然上海話劇救亡協會發動了十六個單位的演劇隊深入內地作抗敵的救亡宣傳工作，收到了不少的效果。然而，對於做到了多少？做到怎樣的程度？却沒有怎樣的注意到。

反應在「抗戰戲劇」半月刊上的工作報告，通訊，論文，個人感覺到的那些立論

還是不能和實際經驗配合的，而形成了「抗戰戲劇理論公式化」，內容空泛，千篇一律的應景文章。這些「抗戰戲劇理論公式化」的應景文章，對於一個在農村間做過長時間演劇工作的人，是一定不能使他滿足的，相反地會使他失望。

而那些工作報告和通信，也是在怎樣地誇大自己工作的功績！僅僅注意到演劇隊受歡迎，看戲的人有多少，就算是工作完成了！就算是工作效果怎樣大，工作以後所得到的成果將會開出怎樣的花朵，或者會不會開花，都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過於誇大了主觀的力量，忽略了客觀上真正所收的效果，這樣的工作是不能說踏實的。這種不踏實的工作態度是現階段抗戰劇連的一種錯誤傾向，這錯誤傾向將會使抗戰戲劇和現實脫節，往往現實環境會使主觀力量變為更稀薄。

那就是說演劇宣傳如果僅注意到當時情緒高漲，觀眾衆多就以爲自己的任務已了，那末這種宣傳也就很少意義。內地的民衆們比不了文化中心的上海或漢口的民衆，他們的頭腦簡單，落後得多，我們的演劇雖暫時可以把他的情緒刺激一下，如

果接着不加以組織，這暫時的刺激猶如「過眼雲烟」，說不定一下子就會「我行我素」了。因為農民們的保守性太強，暫時的刺激是很難感動他們的。

我們在過去的工作中，也曾經犯過這樣的錯誤，我們檢閱過我們的工作，檢閱我們的工作做到怎樣的程度？當敵人的鐵蹄踏到了我們曾經工作過的地方，曾經受過我們演劇宣傳的土地上，民衆們動員了沒有？有組織沒有？事實上使我們感覺到痛心的，雖然不能說絕無，但確實是十分不夠的。

就拿××來說吧！××我們曾經在那兒工作了六十六天，聯合了軍委會抗敵劇團，平津首都學生救亡宣傳團演出過十餘次，效果都認爲很好，可是，聽說敵人沒有到××的時候，××已經是一個空城了，由這些地方看來，使人大有戲劇「無用論」之感。

然而戲劇是無用的嗎？事實告訴我們是有着不可否認的力量！當我們演劇的時候，被悲殘的故事所感動而立刻要上前線去的民衆也有，被戲劇的情感所把握甚至

全場爲劇人而流淚的也有，被劇本裏「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宣傳跑來要我們解答「有錢的不願拿出錢來怎麼辦」的問題的也有，有農民自動集會起來要求繼續演戲，（平津首都學生救亡宣傳團在淮南路無爲縣屬某鎮，有五十多個農民自動替他們將舞台的木材從他村肩來，挽留他們演戲，他們因爲時間有所顧慮，農民便將他們的行李看管來要挾，他們對於要求這樣的熱烈。也有有的婦人看了戲捐棉背心的，也有人立刻掏出十二塊錢做幾件事實，（劉保羅領導的浙江省抗敵劇團在浙東演戲時）這些事實又證明了戲劇宣傳的充分力量來。這樣說來，我們可以說我們要盡的宣傳任務已經做到了。

固然，我們並不否認，在農村間的黑暗勢力，封建勢力，還阻礙着救亡運動的發展，還阻礙着民衆自組織的活動。抗戰的半年來，這種現象漸次明顯的暴露出來，因而使我們的演劇宣傳沒有達到它的終極目的——組織民衆，武裝民衆，動員民衆的目的，不能使廣大民衆積極地起來支持與參加抗戰。

但，目前的抗敵救亡劇演工作，是否已經做到應做到的地步？是否已經從宣傳做到組織，從組織到動員？那就是說：抗戰發展到現階段，演劇宣傳工作已經顯現不夠，應該注意劇本內容具有戲劇最積極的作用，從內容上播下組織的種子，使本劇的內容具有組織性。

現階段的演劇工作，僅僅停留於演劇宣傳的階段已經不能適合客觀的要求！因為抗戰初期的戲劇運動，是在如何暴露敵人的侵略暴行，以喚起民衆的抗敵意識，而現階段已不能僅以喚醒民衆的抗敵意識爲滿足，而是要積極的告訴民衆怎樣去抗敵了。

所以，一個演劇隊的工作者，也就是一個救亡運動中的組織者，他不僅是只做演劇宣傳工作，而且要必須聯結着組織工作。我願望我們有才能的戲劇工作者，把各種人才分配到全國每一個大小城鎮和村落去，比較固定下來做更堅苦的組織民衆，動員民衆的工作——尤其是前線的後方更要，這樣戲劇更能發揮它的偉大作用。

就是「劇本荒」，「街頭劇」問題，都能在實踐中一一解決的，我相信在有計劃的實踐工作中，也一定還會產生偉大充實的劇本。

全國的戲劇工作者們！抗戰到現階段，是迫切需要我們加倍努力了。

（上海救亡演劇隊第八隊隊員）二，六。于皖之太湖。

十九 加強信念奮鬥到底

章乃器

在這軍事退却的時候，少數希冀投降的好徒，無疑的要散布出來許多妥洽的謠言，以淆亂人心；有些認識不足意志不够堅定的人，在這種謠言的烟霧中，無疑的也會動搖，徬徨起來。

每一個參加抗戰的人，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國民，對於最後勝利這一點，是必須建立起來不可動搖的信念的。在不可動搖的最後勝利的信念之下，還得進一步認識持久戰的意義。根本上，上海這一個地方，在持久戰的意義之下，是不應

該死守，而且不可能久守的。倘使爲了死守上海，把主力軍拚完了那才是持久戰的失敗。我們看一看中華民國的地圖目下敵人在東戰場上所奪到的，真不過是一點點。倘使敵人要用這樣的代價來爭奪我們這一點點的領土，我們犧牲兩省的領土就能使敵人全國的力量洗耗得乾乾淨淨事實上，我們可以有這個決心的，敵人却不可能有這個決心。敵人的『肥肉』在中國，而牠的大敵決不在中國；牠怎能把全部國力向中國孤注一擲呢？

上海近郊三個月的抗戰，我們不但已經盡了消耗敵人力量的任務，而且更進一步證明最後勝利的把握。這一個退却，和第一次退却一樣，依然是一個勝利的退却。這一個勝利，是幾十萬英勇將士的血肉和幾百萬戰區民衆的犧牲換來的。將士爲甚麼要奮不顧身的拚他們的血肉，戰區民衆爲甚麼要犧牲身家性命而不惜？爲的是不願做亡國奴，爲的是最後的勝利。所以，目下誰敢說妥洽，誰就取消了他們光榮犧牲的價值，誰就取消了最後勝利的把握，誰就是全國的敵人！那，誰敢說妥洽呢？

蔣委員長是抗戰的最高領導者，他是一個意志極端堅決的人，他平時說幹就幹，幹就幹到底。他對於一手培養起來的軍事力量，看得比自己生命還寶貴十倍；他命令將士去犧牲，他早已經知道犧牲意義的偉大，而且他必然要保全這種偉大的意義的。他決不肯使將士白流一滴血，他會用他的威力打擊一切的妥洽運動。目下他要抗戰到底，全國人民擁護他抗戰到底，誰敢公然主張妥洽呢？

雖然我們不必對國際有奢望，但是，國際情形却一天一天的對我們有利的方向發展。現在的英美，和一年前的英美固然不同，和三個月以前的英美也顯然不同了。公理正義是必然要抬頭的，只要我們能忍耐中途的一些挫折，奮鬥到底。

總之，我們要進一步信任國策，擁護領袖，加緊團結，加強信念，奮鬥到底。三百萬的上海市民更應該一步負起保衛上海則任務。只要三百萬人家一條心不做亡國奴，上海始終還是我們的上海。

二十 新生活與民族抗戰

黃文植

生活是文化的表現，一個民族的文化高尚，他表現於國民生活上的自然是優美；反之，其表現於生活上的自然是醜惡，這就是文明和野蠻的分野。文明的適於生存；野蠻的趨於滅亡，讀一讀各個民族興亡的歷史，就可以知道這是絲毫不爽的天演淘汰律。

我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與光明燦爛的文化，誠爲世界上偉大而優秀的民族；然而降至近今，大多數國民，都脫離了固有道德的範疇，一切生活的表現，泰半是污穢，浪漫，懶惰，頹唐，所謂無禮無義寡廉鮮恥，使過去光華燦爛的文化，凋寒幾盡；以致民族精神，日趨墮落，外侮因以迭乘，使我中國日趨於可怕滅亡境地。九一八以後，暴日圖我陰謀益顯，因之我民族的處境愈危。蔣委員長爲挽救民族的危亡，特倡導新生活運動，其言曰：「救亡復興之道，首在恢復民族之固有美德，以提高我民族之精神，發揚我歷史文化。新生活運動，即係應此時代要求，而以復興民族爲其旨歸也。」所以新生活運動的推行，實奠爲定民族復興的基礎。

新生活運動推行到現在，已屆四週年了，在這神聖的民族抗戰中來做四週年的紀念，使我們益覺新生活運動，實爲復興民族最切要的條件。蓋以此次抗戰最後的勝利，是否屬於我們，這當然要看我們能否發揚固有的道德，與真正不可磨滅的精神，換言之，即能否澈底實行新生活。如果我們能實行新生活，在禮歷廉恥的範疇中，生活行爲的表現，是「整齊劃一」，是「簡單樸素」是「埋頭苦幹」，是「有公無私」這就確實做到全國總動員的程度，那末，最後勝利，當然是屬於我們，我們檢查新生活運動過去四年中，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已經獲有相當成績，試看半年抗戰的經過。任何戰線上，都有我們英勇將士的壯烈犧牲，任何部隊，都是誓死服從最高領袖命令去努力奮鬥，這不能說不是恢復我們民族固有美德的偉大成績，在敵人充分發展獸性的侵畧戰，姦，擄，燒，殺，無所不至，其表現於生活上的是野蠻，是非人類，是無文化，那就是他們所謂武士道精神表現，這在天演淘汰律中，必趨於滅亡無疑。蔣委員長說：「我們如果能實行新生活，就是文明現代國民，可以自教

；如果不能實行新生活就是自暴自棄墮落的野蠻人，即是自取滅亡」。這段話，我敬謹抄下來作爲本文結束，并願與全國同胞共遵共勉。

廿一 戰鬥，中國的青年

在日本法西斯帝國主義強盜最兇殘，最野蠻的侵掠戰之前，全中國每個人民都在生活上心理上起了急銳的變化，過去的狀態不能再持續了，尤其是敏感的青年人，他們已經無學可求，無工可做，無家可歸，無田可耕了。東北，平津的青年已經再次三次的流亡奔波，上海，南京，蘇杭……等的青年也已踏上飄流的長途，遭受人世間最慘痛的命運，還有大批大批的青年，淪陷在敵人的佔領地域，犧牲於屠刀之下；這是一個太苦難的時代，然而它是偉大的。

半年來的全面抗戰，用赤血寫下了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歷史上從來所沒有的光榮的篇幅，我們應該慶幸我們生而逢到這個歷史大轉變的英雄時代。因爲這一次抗戰

的最後勝利，將使中華民族完全脫却幾千年來的歷史的重荷，成功於一個在地球上輝耀萬丈光耀的，一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發揚他的民族的優秀精神，在人類世界上盡其最巨大的貢獻。

這個新中國是屬於青年人的。而現在的一切痛苦艱難，都是走向成功所必須經過的道路。中國青年從五四以來，一直站在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最前列，他們經過許多苦難，沒有被苦難壓折倒，而且在苦難中的鍛鍊，使他們更益堅強，更益敢勇了。然而放在今日青年們的道路之前的，乃是比過去更加千百萬倍的苦難，戰鬥的中國青年，正應深自慶幸，因為更猛烈的火候，將鍛成更純粹的精鋼。血肉模糊的疆場，是我們的學校，炮火迸裂的焦土，是我們的家，沒有一絲一毫的猶豫，勇敢的海燕高唱着歡歌，迎接到來的暴風雨。

萬萬千千的青年形成一道鐵的洪流，向着抗戰的前列，向着軍隊，戰地服務團，向着後方的農村，被敵人佔領的地域去！流遍所有的羣衆中，流遍全國每一個角

落裏，使一切的力量形成一個，向着總的目標——抗戰到底，完成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而前進！

廿二 抗日戰爭與東亞被壓迫民族

金奎光

俄日戰爭後三十餘年，日本帝國主義者以朝鮮台灣作爲牠的兩條最安全的橋梁，而積極進行鯨吞中華大陸的計劃。這種計劃，到了「九一八」戰爭時期，已經進到實現的階段。於是首先佔領東北四省，建立偽國，接着就侵入華北及華南。這種強盜的侵略戰爭，迫使中國民族走到了最後生死關頭，引起了這次華北及上海的大規模抗戰。

中國政府及人民，毅然發動這次抗戰，不論在主觀上或客觀上，都有着非常偉大的歷史的革命的意義。中國是已瀕於滅亡的次殖民地國家。這一戰爭勝和敗，不僅要決定中國民族自身的存亡，也要決定全東亞被壓迫民族的最後命運。雖然中國

是半殖民地國家，可是牠在東亞，實在是唯一的巨大的反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許多在牠周圍的被壓迫民族，列如朝鮮，台灣，滿洲，蒙古，都把他們自身的解放前途，寄託在這一力量上。他們都很熱烈地希望中國政府，能夠起來抵抗日本，並且能夠聯合和援助他們，打倒他們的共同之敵——日本帝國主義。在這意味上，這次的抗戰，不僅要執行中國民族自身的解放任務。

這次的抗日戰爭，決計不是兩個對等國間爭奪某種利權的戰爭，而是被侵略的半殖民地國家反抗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戰爭，這種革命戰爭的主要特點，就是政治戰鬥力優勝於軍事戰鬥力，牠是舉起正義和真理的旗幟，爲着被壓迫民族及人民的利益而抗戰，這裏有着強大的政治的戰鬥力量。侵略戰爭是剛剛相反，軍事戰鬥力優勝於政治戰鬥力。牠只能以槍砲來壓服敵人，而不能以真理和正義來克服敵人。政治是內容，是質，軍事上形式，是量。革命戰爭的優勢的特點，就是以質的內容的政治力量去克服敵人的量的形式的軍事力量。這次的中日戰爭，在軍事方面說

，日本顯佔優位，而在政治方面說，中國顯佔優勢。在這種情勢下，中國欲戰勝日本，單靠軍事力量，顯然是不夠的。不過，我們決不能忽視革命的軍事措置，但是革命戰爭必須以強大的革命政策來配合軍事措置。不僅如此，革命的政治力量發展起來，也就轉變成軍事力量。假使抗日戰爭沒有用革命的抗日政策來配合，那顯然沒有勝利的把握。

所謂革命的抗日政策，可以分兩方面說，第一是在國內確立統一的抗日政權，肅清一切漢奸，動搖分子，實行全民族的政治總動員，給人民以最廣泛的自由。第二，在國際方面，加入國際和平陣線，聯合英美法蘇等國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聯合東亞各被壓迫民族建立反日聯合戰線，特別宣佈朝鮮民族的獨立自由權，並援助他們脫離敵人的壓迫，尤其積極推動和助長日本國內一切反帝反法西的勢力，以促進他們的革命運動。

如上的政策是抗日戰爭確保勝利的主要條件。現在中國政府雖然已經着手實行

這種政策，但實際上是還不夠的。必須更進一步實行最廣泛的大衆的政治動員，特別要推動和援助敵人壓迫下的民族及人民，使他們從敵人的陣營內部去組織大規模的革命叛亂，使敵人的侵畧戰爭轉變成國內革命戰爭。

許多救亡運動的同志們，一談到抗戰的國際政策問題，不是講聯合英美，便是講加入法蘇陣線。至於東亞各被壓迫民族及人民的聯合戰線問題，不但沒有把牠當作一種具體的政策問題來加以處理，並且似乎沒有人把牠深切注意和詳加討論。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不容易忽視的忽畧，我們必須知道同樣重要，或者是更重要的革命政策。只有日本的革命大衆，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壓迫下的朝鮮，台灣，和被利用，被欺瞞，被壓迫着的滿州，蒙古等民族，才是抗日戰線最可靠的最主要的友軍或同盟者！只有他們才能在抗戰過程中和中國民族戰鬥到最後的一天！

現在，抗日戰爭已經由局部抵抗發展到全面抗戰。在這時候，東亞被壓迫民族聯合戰線問題，已經不是抽象的理論問題，而是具體地宣傳，組織及動員的問題。

中國政府及各政治團體，對這問題應當趕快決定一種統一的政策，使廣大的東亞被壓民族及人民，有效地，步調一致地參加反日戰爭。只有這樣才能完成這次抗戰的偉大的使命。

廿三 回鄉運動

章乃器

我曾經說過：上海不但是全國的經濟中心，而且是全國的文化中心；在戰爭時期，上海負有領導全國的重大責任。事實上，上海的一個普通店員，回到老鄉去都有許多親友圍繞着詢問時局的消息；上海的人力車夫，對於××主義的認識也比內地一般農民比較明白。在中國受過教育的人是那樣的少；就是這一些初步政治了解的人，我們也不能否認他們在廣大落後羣衆中的領導力量。我們文化人寫起文章來，自然比他們的見解高明得多；但是，全國報紙雜誌的銷數，恐怕還不會超過二三百萬份，影響的力量無疑的還是不十分夠的。我們自然只有儘量動員這許多有一些初

步政治了解的人，做廣泛的啓蒙工作。

在日下，上海的嚴重問題是廣大的失業潮，而內地使我們耽憂的，却是農民組織的散漫和政治水準的低下，漢奸活動就因此得以抬頭。把這許多有一些政治了解的上海失業羣衆有組織的移到內地去充實農村的基礎，豈不是「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倘使能動員一些政治水準比較高的人先回去做一些前鋒工作，那自然是再好沒有，我們所以只主張「回老鄉」而不普及的主張「回鄉鄰」，是爲着要適應內地的環境，和解決工作人員的生活問題。逗留在中古時代的中國農村，沒有鄉土關係的陌生人，不容易深入進去做工的，有時甚至於找一個膳宿的地方都不容易。工作人員的生活問題，自然也要解決，這也只有回老鄉去才能有辦法。我們平時厭惡大家庭，在這時候却只好遷就一些。故鄉的父老，對於這些從前方回來的子弟至少對於一時的戰事消息和戰時常識給他們一些報告，在增加農業生產，手工業生產和保護鄉土維持治安等方面，作有價值

的建議，那更可以使他們另眼相看，而認爲在這戰爭時期中，故鄉少不了這一班新人物。

『到什麼社會裏去做什麼人』：這是做民衆工作的人的鐵則。所以，回故鄉去的青年，千萬不可提出指導者的面目，而應該竭力把自己變成一個當地的普通人物。他們應該設法在當地小學校和其他公益機關裏去盡義務，在造林，介紹優良子種和介紹新手工業等項目上做一些提倡指導的工作；這樣，他們就自然而然的參加生產了。最後有一點是很重要的：他們必須有組織的回鄉，回鄉以前要經過迅速而周密的討論和研究。否則倘使用「遣散」的方式送回去就算，那是不會發生力量的。有思想的青年也決不願那樣做，因爲以後文化上的飢餓和精神上的孤單，是要使他們苦悶到不能忍受的。我們必須有一個聯絡的機構，使大家可以報告工作，可以提出工作上的困難問題要求解決，還可以經常的知道這一個運動進行的狀況。自然，這個聯絡的機構至小每週要發一次通信，一面報告給他們時事消息和工作進行，一面指

示他們工作方法並要求他們報告工作情形，這是我對於回鄉運動的一些意見，希望大家趕快注意這個問題。

廿四 我歸自一個瘋狂國家

唐魚

七月五日，在朋友家中開談政局，眉頭皺了一個時辰，結論是日本不可久留，華北怕今年總得爆發火山口。隔一天，火山口便真的爆發了；，誰都沒留神來得這樣早。但仔細捉摸，戴上日本的眼鏡瞭望一下，才知道不早，是正是時候。日本的政治是賂棍的政治，一面混橫不講理，一面把世界當個大賭台子，縱覽全局，看是機會就不會放過。生怕下一方牌九中國莊家就會翻運氣，再看蘇聯英美都袖手拿不出錢的時候，那還不給他個孤注一擲捨命砸一下莊！

七月二十離的日本，東京熱鬧的鬼把戲只看了兩個星期，各報紙噴雲吐霧，號外一天發兩三次，蘆溝橋的事幾日間就宣傳成了得舉國一致的大戰事；但事情是怎

麼起的，爲什麼起的，報上從來一字沒有提。就聽一句句在那兒喊北支駐屯軍受了欺侮，支那不誠意，得打倒排日，取締叛逆；那語調中華北就是日本的土地，支那人作了亂。接着就是和平條約成了，成了又爲支那人食言了，食言了又成了，又食言了，皇軍勝利，兵士傷二名死一名，而支那叛軍死傷數百，看日本報紙的戰報如看封神演義。但圍着戰報作許多無稽的宣傳，什麼平津各地日鮮人如何遭遇慘殺蹂躪，支那政府如何想借刀殺人等，而新聞全力則灌注於謀劃一個狡猾的地方解決，他們算認定了華北與中國無關；因爲只有用這慣技才不必操刀見血，才有青山在肘，探手可得之妙。他們把戲法看得太容易哄小孩子。

於是乎東京熱鬧了，熱鬧得很糊塗。一般人那能弄得清中國的政局，官員，軍長，地勢？有個大學生竟問二十九軍是不是二十九個師團的兵，因爲十五六號的報紙上大標題寫過中國動員了二百七十萬軍隊。爲了這個標題，我房東家一個二十歲的年青用人很惱喪地對我說：這下子日本兵完了，二百七十萬！日本駐在滿洲的怕

只不七、十萬人。東京人在糊塗的熱鬧中只知道要打仗了。所以陸軍省先定了地點任人去解囊輸將。於是有人捐了，報上發表的數目很大。連松竹少女歌舞團耍大腿戲的都由主班親到，照出像片登載報紙——以作活廣告。我走的前三天熱鬧中出現了煞風景事，因為各處在指定的地點插了旗子徵兵。各車站送出征兵士的人一簇簇的，很多，但走的和送的臉上都很有憂悒，還啞着喉嚨流着汗唱軍歌。那些天見了他們學界的人，都還假意慰問。

此次事變起後，見了日本人，臉上反而頗覺光榮，因為他們問起來，我總回答：這次中國一定抗戰的，絕無猶豫。回想與西安事變時的那些天，低着頭悶在屋裏，不好意思見日本人時大不相同。

親戚得被徵，早晚勞叨：「打什麼仗，政府簡直是發瘋」；而且愁手中一點股票該如何處置。老太太總念道物價飛長了，日子一天天難過，一旦真打起來，吃飯更難。老頭兒有五十幾歲，雕刻家，指着雕木神像吃飯的，很有點知識，聽那議論是

個理想的和平論者。我動身前十天之內，聽我們那房東老夫妻很憂愁自己雖無兒子，但三個年青的到許多人民對出兵抱怨的話。有個朋友僱的搬運行李的苦力，他說在我們走後十天他們也得隨軍到天津去。滿口粗話亂罵，說他在東京推個木車給人搬運行李也有幾年了，生活雖苦，還可以一家糊口，這一出去送了命，太太除了當三等妓女以外別無生計。和中國廚子合夥開飯館的那老板更急，愁這一散伙就無計可施了，東洋文庫的幾個熟識的教授們也都表示惋惜，是惋惜北平城怕成爲一片焦土。有一位教授是中國崇拜者，一切是中國的都以爲是好的。也大罵軍部說：「我們把中國文化當寶貝在研究，他們把中國文化當糞土在蹂躪」。我動身頭一天，有個研究美術史的研究院學生給我送行吃飯，滿口的惋惜怕北平給槍砲毀掉，因爲他總想去一趟總不得機會。最後一句話使我們不高興，他說：「北平即便毀，也等我看一下那兒一切的東西之後再毀才好」。我不客氣道：「貴人要想研究世界文明，先得叫文明人主持政府也有希望。」

據我所觀測，日本一般老百姓是壓惡戰爭的。戰爭一起，出金錢出人力是民衆，賣命是他們，但好處他們得不到。自馬場藏相當初給軍部說出了龐大預算以後，全國報紙在報怨物價的高昂和平民的困苦。直到事變之後我走時，穩健的新聞紙依然在注重這問題。幾天前華北軍費在國會通過後，一般民情之不安，敢怨而不敢言的積忿想更會加厲。一般人民和平時種地的種地，作小買賣的作小買賣，在畸形的資本主義壓迫之下不敢言語，僅是糊口，苟且過幾天平安日子，即便苦，平安總是好的。戰爭一起，不僅平安不易，糊口更難。雖而軍部一天擎着刀刃逼迫上來時，小民除了流淚送命外也無辦法。

直接得負軍費負擔的是資本公司，財閥，實業界人。他們是最主對華和平好行其經濟侵略。這般經濟侵略者和軍部的政治土地侵略者兩相對立已不止一日。二二六事件後，擁出來的軍部傀儡內閣，要給軍部籌錢，馬場藏相到關西活動，吃了這般買賣人一個很大的釘子。吃了釘子就下台了，各政黨是和軍部爲難的。等佐藤外相發

表和平論時，全國一致鼓掌，然而得罪了軍人。政黨是主張穩健些的，不管那一黨，去年冬天國會中聽說辯論得很利害。政黨說：『和中國打仗不妥，最初一年也許日本勝利，但支持一久日本必敗，一定是肝腦塗地，等於自殺，不如保持和平，開發滿洲。』軍部反對：『有中國就無日本！打中國以早打爲妥，方可致之死命；不然等三年以後，想打也不能打的時候，日本就完了，也等於自殺。』這話我聞自一個台灣新民報的主筆蔡氏。政府到今日，在日本已是末路，發言輕如鴻毛，但可以表現一般人民的輿論。林內閣的重選國會，以爲軍部或許可以有一線希望，但結果不但適得其反，並且社會大眾黨反而扶搖直上。社會大眾黨是最主和平的理想理論家，他們愛民如子，反對戰爭直是宗教。二二六事件後不久，有一次吃飯和社大黨領袖的安部磯雄同席，席間有幾個大黨的議員，有日本婦女協會會長植村女士，有岩波文庫的岩波先生，有清華大學的錢稻孫先生。那天的日本人都輪流演說，個個大罵軍部，尤以岩波爲最甚。他們之罵軍部，是出自真心，決非因爲有兩個中國人在

摩。

據說天皇主張和平，但天皇的話不值一個錢。內閣就很難說。內閣是軍部的傀儡。內閣台上的人，甜酸苦辣是很夠你受的。自九一八後，日本的政治早漸漸成了個尾大不掉之局。大兵駐屯滿洲，這關東軍成了國家的功臣，他們這輩少壯軍人爭功比勇，夢想大亞細亞主義，一個個昏頭昏腦，以舉刀宰割中國爲天賦責任，滿腹忠勇之氣，表示忠勇的方法就是多得土地，反抗亦化，大有不吞盡中國打敗蘇俄誓不爲人之概。並且以爲貫徹這主張，死於沙場是無上的光榮，良心上不僅對得住國家皇帝，並且才算完成了大和男兒的道德責任。他們非常意識地認爲他們有一套時代的使命。讀者不要以爲這些話荒唐，要知道日本人頭腦本來簡單，軍人更簡單，再加上年青，簡直是「浪漫」。然而，作這浪漫夢的人因其有系統的理想，所以很有力量，反而不貪生不怕死，敢作敢爲。他們以爲既使自己犧牲了，弟兄子孫們仍可以來繼續他完成這大事業。這套玩藝兒，實在說起來就是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日本軍

部之所以有力能按住一切，不僅因爲刀槍在軍人手裏，更因爲軍中流瀉着這一種空氣，思想，精神，信仰，魄力。這般少年將校既有如此主張與信仰，當然要想早日成功，因欲成功也便要爭功，生怕不多事。他們討厭元老重臣的穩健，便不聽他們的話，自己任意在外惹事以冀僥倖而健些功。元老重臣壓制他們，二二六事件就動手殺了幾個。內閣穩健，就不許穩健的人組閣。他們在外惹了事，軍部不能不承認，內閣不能不爲他們趕辦外交。於是形勢成爲內閣不敢惹軍部，得跟着軍部作夫役；中央軍部管不了關東軍，得給他們來善後。綏遠的事就是很好的一例，關東軍出了兵，軍部壓不住，內閣人員更跟着吃苦。關東軍幾年來用此方法建了不少的大功，這回華北駐屯軍也使學着來一下，於是平津失陷了。內閣人員本意是「幹可幹，慢點來，」然而軍人等不及，幹了，內閣各大臣只好苦笑，穿起大禮服來，在背後跟着走，安慰老百姓，對政黨，找資本家借錢，向外國人遮掩，「別叫人家笑我們不是一家人，混孩子闖了禍得父母收拾。」內閣若怨軍部，軍部也只能答以無法，

因爲少壯軍人勢力已成，稍穩健的林首相管束不住，更穩健的宇垣大將不但不能組閣，並且痛恨軍紀無法管束，拋了大將的帽子。

日本重重的勢力和種種的情形使得國中八方矛盾，國論不能統一。有許多老是有知識的，爲這國論的不統一而苦惱着。特別是相信憲政的人，以爲近衛出馬，是日本政局走到最後關頭了，再進一步就是搗碎國會而返回江戶年間的將軍府政治，那時日本一切會不堪設想。這一步很可怕，等於說是個大的社會革命，那時社會只分兩個階級，上爲軍人，下爲奴隸。目下日本全國各界就是在那兒掙扎對付，想叫他無論如何別走向這一步。

日本社會之所以弄到今日這種情形，並不希奇。日本本是個沒有文化的國家。當初在草昧未開的野蠻時代，初接收了隋唐文化之後，他把我們好的壞的都學了去，作成奈良平安幾百年恨古怪畸形的日本。但他們楞學終學不來，結果京都雖富麗旖旎，政令不出國門，全日本就在混亂的沉霧之中形成封建社會，總領於鎌倉幕府。

自此至江戶八百年，日本人始終是「武士」治理之下。十九世紀中葉，西洋人來了，他們學些皮毛，做憲政，談自由，但不過是鏡花水月，日本人的奴隸性與封建性終不能消滅。今日新式軍人的靈魂依然是八百年來的封建的武士道。日本人根性如此，所以無藝術，無文學，無思想，無文化，只認得倒豕雙眉耍一把鋼刀。這樣人你希望他有理性無異於緣木求魚，登山採珠。對付沒理性的人，只有用非理性的方法。

我們明瞭了日本的社會國情及其弱點，就知道目下對付日本的方法只有戰爭。然而他們國論不統一，內部矛盾種種在互相衝突；他們打仗沒有錢，他們滿洲的投資還沒有利息，他們的工廠却仍在資本家手中，要想把全部工廠化為軍需用尚需三年。他們要預備長久的戰爭，必需戰前國內有一個社會革命，一手按下資本家實業家財閥政黨人民，叫他們一切都揚不起頭來才成；但這步工作很不易，所以，戰爭起後，我們只要能維持得久，不惜沿海的犧牲，不惜舉國人民吃苦，一年下來，日本

不但國家政府要破產，怕他內部便會發生種種的分裂。只要維持到日本人民對於軍部信仰更進一步的搖動，兵士們（都是老百姓出身）一厭戰，戰爭的勝利就是我們的了，何況日本兵士都沒有作戰的經驗，國際局勢將來一定會與我方有利益；而且他們出師無名，正義在我們手裏呢。

然而，中國人也有可擔心處，就是，這長久的戰爭中國人忍得來不？忍得來，是我們民族真正的復興之日；忍不來，亡國。歸國以後很悲觀，只聽見抗戰的口號而不備戰，有錢的人藏藏躲躲，買外匯，租界避難。大家却把身家放在心裏，國家放在背後。事到如今，大家向不負國家負擔的人也得起來負一負了，如果不甘心亡國亡種的話，大家都得作點事，能拿槍桿的拿槍桿，能到內地的在老百姓面前仔細講講。戰爭一起，責任不能全推給政府，每個活着的人都有責任。我們只要吃苦忍上三年，勝利便會是我们的；那時中國會成個新中國，我們也可以作個新中國人，能抬頭對着世界和四千年的祖宗笑一笑，說中國人沒有亡國。

廿五 日本國內情形

一個外國記者的通信

日本侵犯中國，不特中國受其禍害，在其本國亦見影響。外人初到日本，即知中國大陸之上，有不宣而戰之事，於日本亦可覺得。一則行動不能自由，無論外人日人，均有警察嚴密監察，大阪八幡兩處軍事行動，日夜不絕，八幡爲要塞，與門司相近，外人不得到此，火車由神戶赴長崎者，過此必緊閉窗戶，各處地方，均有暗探，登車查看護照之類，通信員在下關被阻，多有盤詰，方得渡海前往門司，神戶海口，每日至少有輪船十艘開到，懸掛希臘旗，卸下廢鐵等戰時物料，亦有懸英國旗從橫濱及美國南部來者，英船皆日本所租。政府對於日人不十分熱心愛國者懲治極嚴，囹圄爲滿，在日本之外人，均由東京外務省完全管束，外人居處，每日有

警察往查，且令僕役報告，故外人絕無自秘之處，且日有外人以前往違警之處而致遞解出國，外國領事館大使館均無辦法，外人犯事，日警亦不知照其領事，自謂日本別有軍法。日政府派遣大批貴族院議員前往美國等處遊說，但至今未見有何成效，日本有一女著作家石伯爵夫人者，用其金錢及聲望，向所識友朋力言日本對中國開戰之合理，並謂將戰至終結爲止。日本最大之鐵廠在八幡大阪神戶及相近下關之處，現在日夜開班，每班十二點鐘，用無數小船將輪船中裝來之廢料運入鐵廠融化，外人初到日本，上岸不易，日人視外人無非主張抵制日貨之人，尤爲排英排美，輪船上之船主，亦有不准登岸者，物價件見高漲，該通訊員意見，不久將有缺少糧食之虞，外國式之飯莊至少已加價二成，捲烟及其他物品，亦因稅重，常見加價，常人無法可購得外國貨幣，大店家因受此種限制，不易營業，違法賣買外匯，受罰甚重，携日幣出境，不得過五千元，因此每人無法出國，日本大商家多因無法與英國交易而至停業，郵件盡被嚴查，無人敢報告實情，各處地方，每月練習飛機

襲擊預防法數次，每於夜間行之，由警察監視，處處無不黑暗。並一燈而無，兵士陣亡者，其政府亦不撫恤，熱心戰事，僅見於紙報及文告而已云。

廿六 現實的正義

鹿地宣

——「日本文化在牢獄中」

鹿地先生是舊日本普羅文化同盟書記，優秀的文藝批評家 詩人，「文化同盟」被解散後，鹿地先生入獄二年，前年出獄後，由青島來上海，譏魯迅先生，曾翻譯魯迅先生作品數種，八一三後，不容於日本當局，轉輾逃亡，月來始離虎口，避居我國某地，這是他到達安全地帶後第一篇至至情動人的文章，也是日本文藝作家第一次對於中國大眾發出的正義的呼聲。 編者

「圓的東西 看怎樣切，可以成爲四方，事情看怎樣說也可變個模樣。」——

這是日本的俗諺。

八一三以來，我正像和本隊失掉了連絡的遊擊隊一樣，在轉輾的危險里面逃亡。這中間，——差不多在半年里面，——我的本隊，就是日本的大眾，天概也在極困難的環境中間，不斷的和日本帝國主意的侵畧者爭鬥。據報載，至去年九月爲止，逮捕了四千的反戰民衆，十二月，又逮捕了差近四百人的先驅份子。最近裁判的結果，其中二百個作家，教授，評論家們，被判了禁止一切著作的出版，違禁出版他們著作的出版業者，也要同樣的問罪。這和焚書的希特拉，一點也沒有兩樣。

我不斷地熱望着知道一些我的本隊——日本民衆活動的情形。可是失掉連絡的我，完全沒有這種機會。最近，好容易才以偶然的機緣，看到了幾本日文的雜誌。

啊，這是如何使我吃驚的事啊！一切都變化了，我愛的祖國！我那充滿了充滿了民衆的嗟傷和憤怒的祖國！一切都變化了！祖國的文化，以前在那壓制下面，可不還斷地傳達着憤怒氣息的祖國文化，現在已經完全地被狂熱的侵畧者的代言人們

所侵佔了。我所發見的，不是熱愛着的祖國進步的民衆，而祇是可惜可恨的敵人的
一面了！

這樣的驚駭，這樣的悲哀，諸位能夠想像嗎？當然，知道了過去六年來急劇的
日本的變化和發展，體會了戰爭爆發之前的日本一般空氣的我，對於這種可驚的變
也並不是完全不能預想，不過，現在已經是一種成爲事實而活生生地出現在眼前的
化驚異了。

不論看那一本雜誌，記憶里面熟悉的作家評論家的名字，都已經看不到了。排
列着的，祇是些從來不曾聽見過名字的作者。看一看「執筆者介紹」，這些「作者」不
是古朽了的軍人，退職教授，就是右翼政客，有名而誰也要掩鼻而過的作家。在我
心里，閃映了幾百個被逮捕和失却了執筆自由的作家和學者的恣態。在日本，文化
已經失掉了，民衆的呼聲，已經聽不到了，「文化」，在牢獄裏面。「民衆之聲」，已
經從日本的文化圈裏驅逐掉了，代替他們的，那些老朽愚昧的政客，軍人，正在嘲

笑和罵倒那作爲人類文明之精粹的學問和智識！「文藝春秋」正月號，這裏面的一個老朽在說：「看一看那些政治家、學者、思想家的蠢態吧，這些傢伙指導的國民，……正像被一個盲者領導的羣盲，隨時都有墮入深淵的危險。」在文壇，和民衆親近的作家，也已經完全消去了，林房雅，淺野晃，這些丑角，出了一個一新日本文化會的雜誌」，很賣力地在那兒喊：「決定新日本主義的運命，就在這一年里面」。連名字也沒人知道的批評，正像趁主人不在而闖進家里來的小偷一樣，說說「類似俄羅斯代言人的那些作者們的影子，漸漸的消失掉了，即使言論的壓迫不像現存一樣利害，他們的沒落也是很當然的。」這，正是魯迅所說的「在指揮刀下吶喊」的走狗了！可是，即是在這些走狗嘴里，也不能不承認「言論的壓迫」了。「民衆之聲」和「文化」，完全從中央的雜誌上消去了。可是，這真的已經消滅了嗎？——不，我知道了。這，祇是離開了中央的雜誌罷了。這種傾向。在五年前我已經看到，文化分散，而開始潛行了。在今天的日本，「文化」的游擊隊還是存在着。

兩年前我從東京監獄出來的時候，文壇上的「民衆之聲」，已經被壓抑在苦痛的掙扎下了。但是，那時候，我立刻知道：「民衆之聲」還是活着。我從無數的工人、農民、學生們，接到了無數的激動的書信。現在，這聲音也一定還活着的。不，不僅活着，還一定在成長着的！爲什麼，那不是很明白的在我看到的那些雜誌里，那些老朽的政各們不都在嘆息和埋怨「國民不理解目前的情勢」嗎？——所以我說，這祇是「民衆之聲」從中央的文壇消散，而這地盤被敵人佔據罷了。

從此，我不想再從雜誌去找「民衆之聲」了。我重新開始，來檢查一下我的敵人——侵略者們的頭腦。於是，我的悲哀立刻變了哄笑，我的心情變成很愉快了。全雜誌上，都充滿了大陸侵略政策，因此而惹起的國內的國外的，和戰時財政的苦悶！一方面——是「南京陷落」，「亞細亞再建聖戰的勝利」……慶祝，慶祝……和瘋狂的提燈行列……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却揀着喉嚨在對國民申訴，——「戰爭纔開始呢！仗是打勝了，可是農村的人手的不夠，物價的高漲，商品輸出的激減……這一切

國民都該及早覺悟的。」這是苦悶，這是恐怖。但是，使我禁不住哄笑的，倒並不是這些自明的事實。而是那位川合貞一老先生的「日本宣傳政策的自我批判」。這裏而有一句話，那就是我是在本文前面所引用的那句極愉快的日本的俗語。他說，日本在宣傳戰上失敗了，歐美諸國都同情中國，而將日本指責爲侵略者了。將這次戰爭解作「有的國」和「無的國」之戰，那麼聽起來，好像「無的國」就一方向「有的國」侵略了。他說：「從國際正義來說，再分割世界資源」這種行爲，並沒有什麼違礙。那麼，「話」是說「圓」了，所以，「事情怎看樣說，也可以變個模樣的！」

我呼笑，我按着肚子哄笑了。從這種說話，我才完全他明白了日本爲什麼要派大兵到中國來「自衛」，爲什麼要防止赤化而侵略中國，爲什麼要保持東洋和平而使本國的國民飢餓，而在中國的民衆領上扔擲炸彈的理由！不錯，一個鷄蛋看怎樣切法，可以變成別個模樣的，但是這些侵略者的異想大開的頭腦。有一件是永不會理解的，那麼讓我創作一句俗諺吧。

『即使切成四方，雞蛋還是雞蛋，即使說成怎樣，謊還是謊話！』

我是一個作家，我以現實主義作爲我的文學的立場。熱愛現實，爲着悲慘的東洋的現實而戰鬥着的中國大眾！這是一個日本現實主義者對諸位表示的敬禮。

我們所愛的，是現實的正義！

（夏衍譯於一月二十四日）

廿七 去戰地歸來

寄洪

『到戰地去！』

這願望在我的心頭熱烈地懷念了許久了，當朋友們說起有到前線去的機會時，我總懇求他帶着我同去，當我見到人們搭着滿插樹葉竹枝的卡車往前線出發，我總懷着無很羨慕的心情遙望着，我要到戰地去慰勞前線抗戰的將士，更要親近那前線將士以血肉抵守住的前線的國土，

這願望終於實現了，我像過去我所羨慕着的人們一般地搭上了插滿樹枝的卡車

，在滿圍着人們的熱望中，開發到戰地去，

車出法租界，景象全然不同了，沿途密佈的防禦工事，都有我們的兵士在嚴守着，遙望兩旁碧綠的田野間，農民們還照常在工作，他們愛他的田地甚於他的生命，雖在這隨時有炮彈轟炸的危險區域，還這樣勇敢工作，見到他們，使我連想起住在上海一般人認為較安全的租界，尚怕戰事害及他的生命而逃到香港去，逃到國外去的有錢的人們，不禁對這些樸實的農民肅然起敬，我相信，從戰事發生以來，上海租界上的菜蔬，還是靠他們供給的，更相信在這抗戰的過程中，只有他們才會盡最大的力量。

已好久沒有下雨了，路上的沙泥積得厚厚地，車行過，塵灰飛揚，正像一陣天然的烟幕，掩蔽了敵機的視綫，當我們的車，在某個地方停頓下來的時候，當地站崗的兄弟們走上車來，我們又送他報紙雜誌看，我們和他講述着這幾天戰爭的情勢，他堅決的說：『殺敵是我們的責任』，言語對於我們的慰勞表示非常的謝意，但是

我們覺得，慰勞前綫殺敵的將士也是我們的責任，無形地，我們（軍民）的心是結在一起的。

晚霞全沒了，換上滿天的星星，我們的車又停了下來，大家分別地背負了慰勞品，正集了隊伍，從農村阡陌的小道上藉着微弱的星光的照耀，去謁見××師長宋希濂先生。

是位壯健文雅的書生樣兒的長官，善於沉思的眼睛，和靄地注視着我們，當我們問起這幾天戰事的情況時，他用堅強有力的語調答復我們。

「我們的抗戰是長期的全面的抗戰，尺寸的進退是無關大局的，這點希望後方的同胞們要了解的。」

談起這幾天戰爭中的感想，他覺得這次戰爭士氣的旺盛是歷來沒有的，不過民衆組織的不夠，對於軍隊的影響很大，例如最近漢奸的活動，無形地受有牽制，他們雖不怕當前的大敵，但後方老百姓的被敵利用却無法識別的，希望上海當局，快派

點有力的幹部，來組織和訓練前線的民衆，澈底的剷除漢奸，還有戰地衛生方面，也希望後方民衆嚴加注意，例如路旁被炸死的牛，臭氣飛揚，恐將成疫癘之源，爲前方士兵的安全計，請即設法掩埋之，其他如交通工具之缺乏，亦希後方捐助。

接着又談起這幾大上海的民衆抗敵工作的活躍，大家都非常興奮，去者已矣，來者可追，我們相信全國上下軍民一致的抗敵力量下，任何困難都可以克服的。

再談起這次敵軍的情形，兵士的不願戰爭，國內民衆的反對，大批死傷的兵士不敢連回國內去，連國內派來的一百多個慰勞人員尙待在吳淞口的船上，不敢給他們上船來見到他們軍隊三星期來戰敗的情況，軍閥的黷武，欺騙了國民，暫時支持了這戰爭，但是這局面是決難維持得長久的，在我們全國上下一致的長期抗戰下，最後的勝利終是我們的。

我們大家都默默地微笑着，似乎在囑咐着自己，加緊的努力吧。

走出前部，我們又見到不少士兵，他們都很關切後方的情形，談起他們這幾天

戰事的情況，他們都勇敢地堅決的表示着，在這個國家危難的今日，殺敵是他們應盡的責任，有位剛從前綫歸來的士兵說，他在前綫抗戰中在他旁邊的一位兄弟被炮火犧牲了，這是非常光榮的，他不但不怕，還要上前綫去殺敵呢。

秋夜露重，涼意襲人，大家緊緊地圍坐在無篷的卡車裏，仰望天空的星星，遙見遠近的烽火，汽車的軋軋聲，掩沒了炮火和敵機的聲音，只有樹梢頭排着的照明彈，常作了我們車子前進的引路燈。

我們的車向歸途上邁進着體味着這次夜行的滋味真是有生以來難得的經歷呵。

廿八 迴顧與前瞻

江述之

——爲新運四週年紀念作——

在抗戰最嚴重的現階段中，紀念新生活運動四週年，迴顧過去的工作，固然感

覺慚愧，而瞻念當前的任務，尤且感覺惶悚。

我們知道新生活運動，就是一種生活革命，而所謂生活，蔣委員長解釋，便是「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生活上加上一個新字，便是「革故鼎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繼續不斷的求進步。所以，新生活的外表是整齊清潔，新生活的內在是禮義廉恥，其目的所在，便是就生活改造，使每個國民本身都健全起來，由生活革命的展開，來完成民族復興的使命。

可是，過去的新生活運動，是不是切合生活革命的要求，即以漢口一隅而論，是不是收獲相當效果？這點，在新生活四週年紀念週當中，我們知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爲了策勵將來，對於本會——漢口市新生活運動促進會過去一年的工作，當然有檢討的必要。

本會工作的原則，一方面是根據理論的指示與總會指導，一方面是體察時間性的適合與空間注的需要。就大體分析，除經常工作外，可以分作兩部份報告。

第一、季節運動——所謂季節運動，是在某一季節從事某種中心工作，因此，在去年春季，本會便提倡種種植運動的，規模宣傳，後曾舉行清潔規矩大檢查和各小學整潔比賽檢查和比賽的結果，成績較前進步。本來，在秋季還應該從事節約運動，在冬季還應該從事救濟運動，因為去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時間上空隙上顯然有了極大轉變，本會工作的方向，當然要變更計劃，爲了集中人力財力，增加工作效率，對於節約運動與救濟運動，於是改爲募捐與慰勞，而由季節運動的工作，轉變而爲非常時期的工作。

第二、非常時期工作——在蘆案的前夕，廬山暑期訓練團提出非常時期工作方案，由總會通過通告各地新運會施行，本會遵照方案規定，組織非常時期服務團，從事徵募慰勞等項工作。在徵募工作方面，戰時用品和慰勞品，徵募結果約萬餘件，各新運勞動服務團和新運委員會所募集與捐獻的捐款，共約二千餘元，在慰勞工作方面，即以上項款物連同上年募存的寒衣九千餘件，一併散給各傷兵醫院的傷兵

和難民收容所的難民，并以一部份，送請紅十字分會代爲散發。此外，因爲難民紛紛來漢，收容管理固然由政府負責，而慰問教育，本會當然應該協助，已經一面籌設難民間訊處，一面正草擬難民兒童管育計劃，以便根據實施。其次對於一日一分運動，經積極勸募，前後已收得三千餘元，此款準備作爲國防獻金。最近本會爲擴大抗敵宣傳，已組織宣傳隊四大隊，由各機關團體的勞動服務團團員，担任隊員，在這次新運四週年紀念當中，決定加緊工作，擴大宣傳。

以上兩部份，祇是提綱挈領的敘述，詳細情形，自不必贅言。在本會方面認爲過去工作的結果，距離預期的收獲，當然相差很遠，我們非常希望各方面予以更多的指導。

尤且我們在抗戰期間紀念新運，應該知道新生活運動的目的在復興民族，我們必須一方面以新生活準則——禮，義，廉，恥，來增進抗戰情緒，提高抗戰精神，因爲，禮的作用是守紀律，負責任；義的作用在只知大我，不知小我，不成功便成

仁；廉的作用是廉潔而重操守，是廉明而有理智；恥的作用，就是明恥教戰，知恥近乎勇。如果我們本着禮義廉恥的精神來從事抗戰，一定能夠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獲得最後的勝利。另一方面，我們便要知道，這次抗戰，是為國家爭國格，為世界爭正義，蔣委員長說過「生死事小，人格事大」，必須使人人明禮義，知廉恥，而後才能養成這種浩然正氣，有了這種浩然正氣，縱然由於戰畧關係，陣地有時變更，然而精神上是始終不會屈服的，因此，今後對於新生活運動，更應該加緊倡導。

今天紀念新運四週年，要從今天起，以新生活運動，來加強抗戰的力量，使民族復興的任務，由抗戰而完成。

廿九 西班牙戰爭的新形勢

金仲華

在我們全民族與日帝國主義侵略者進行着生與死的鬥爭中間，我們對於西班牙人民抵抗國際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鬥爭，是要不斷地加以密切的注意的。我們抗戰

的勝利，不單是屬於我們自己的，而也是屬於全世界的和平民衆的；同樣地，西班牙人民抗戰的勝利，也不單是限於西班牙半島上的，而是關係着整個的國際和平局勢的。所以，在去年底倫敦「國際通訊」週刊上有過這樣一句話：「西班牙與中國已經成了當前歷史決定的兩個重要的焦點！」這句話正指出了西班牙抗戰與我國抗戰的相關的重要性。

經過了十八個月的時間，西班牙的戰爭已經轉上一個和戰爭初期完全不同的局勢了。這十八個月來，西班牙的戰爭可以劃成三個重要的階段：從一九三六年七月中西法西斯軍發動叛變，到十一月中兵臨瑪德里城下，是第一個階段，這階段中顯示了叛軍靠着大部分受過訓練的軍隊。挾着精良的武裝，再加上德意法西斯軍的幫助，在進攻中間佔着絕對的優勢，很快地佔領了西班牙全國一半以上的土地。但是從十一月起，西班牙人民以無比的英勇，加上國際志願兵壯烈的犧牲，把法西斯叛軍攔阻在瑪德里城外，這樣就轉上了一個新的階段：叛軍一經被阻住下來，他的銳進

的優勢也立刻失去了，由此直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政府軍在艱苦支撐，然而也是英勇血鬥的中間，居然把新的軍事力量造成了，把新的軍事工業建立了，把叛軍的銳勢削弱了，也把一個反攻的局面佈置下了。這樣，從去年十一月起，又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西班牙政府軍已經由劣勢轉到了優勢，他們已經由守勢改取了攻勢，這種攻勢戰畧的展開，在特魯埃爾一役中獲得了第一個成功，叛軍的精銳部隊被消滅了許多，這個關係戰爭全局的軍事要點特魯埃爾，也落入了政府軍的手中。目前西班牙政府軍正是踏在這個勝利的新階段上。

然而，我們在看到西班牙政府軍這種勝利的新優勢的時候，對於造成這種新優勢的來由，是不能不加以深切的認識。因為，正由於西班牙人民的鬥爭與中國的抗戰在當前世界歷史的發展上佔着相同的重要性，他們從艱苦的鬥爭中的經驗，是值得我們拿來作爲參考的。

有三種情形是幫助西班牙人民在戰爭中獲得了現在的優勢的，第一是西班牙人

民在抵抗國際法西斯軍的艱苦鬥爭中間，得到了世界大部份人民的同情；第二是西班牙人民在戰爭進行的中間，造成了各個反法西斯反侵略黨派的更密切的合作；第三是西班牙人民一面在艱苦的支持抗戰，一面却利用他們所爭得的時間，來儘速擴大和加強他們的軍力，這樣在一年半的戰爭過去之後，西班牙政府軍非但沒有漸漸崩潰以至消滅，却反而造成了一個完全現代化的強大的軍隊。

我們從第一種情形講起。當西班牙戰爭發生之初，有不少人對於這個戰爭的起因，是有着誤解的，有許多人對於西班牙的合法政府，疑懷着成見的。有人誤解這是一個單純的內戰，而不知道這是德意法西斯勢力準備侵略西班牙而挑動的一個戰爭，有人對於西班牙的人民陣線政府，懷着恐懼以至仇視的成見，而不知道這是西班牙人民用合法的選舉的方式所產生的一個政府。由於這種誤解和成見，英法等國乃採取了一種不干涉的政策；但在實際上，這所謂不干涉，事實上是一面妨礙了西班牙政府向外國購買軍火的合法權利，另一面反而給野心勃勃的德意侵略者以大規

模干涉西班牙的機會。自從倫敦不干涉委員會成立以後，西班牙人民便在法西斯的飛機大砲下遭受到無限的犧牲。然而，爲了自由獨立與民主的可貴，西班牙人民雖然在萬分不利的情勢之下，却還是以無比的英勇，與殘暴的法西斯侵略者搏鬥。而這種英勇的搏鬥不是無收穫的。全世界的正義人士起來了，爲西班牙人民呼籲，除了極少數法西斯國家之外，沒有一國的輿論界不對西班牙人民的英勇精神表示巨大的同情。我們不要看輕這種單純的同情，那是有很好的結果的。倫敦的「不干涉委員會」被全世界認爲一個虛偽，醜劇當中，許多激於正義感的人民，都是不顧一切的阻難，跨越重洋，穿過邊界，往西班牙幫助他們抵抗侵略，救護受傷的戰士與苦難的平民了。而且，隨着戰爭的進展，許多在過去抱着誤解和成見的人士，已經漸漸地認識，法西斯侵略者的兇暴面目，相信西班牙人民不僅是爲他們本身的獨立自由而戰，也是爲着世界民主與和平而戰了。

本來同意於「不干涉」政策的英國工黨，現在已經改變態度：最近英工黨在野派

領袖阿特里少校往西班牙參觀，對於政府軍的英勇作戰表示無限的敬意。本月一日西班牙共和國議會開幕，美國有六十個議員發電致賀，讚揚西班牙人民及各議員的堅決信賴民主政府，認為「西班牙的奮鬥，乃是各民主國家的模範」。一個美國作家斯篤姆在去年十一月六日的紐約「民族週刊」中說過這樣的話，「瑪德里的塹壕，也是保衛着布拉格與巴黎，保衛着倫敦與紐約的。在今日爆炸伐倫西亞的意大利飛機，同樣可以飛去爆炸芝加哥的」。不錯，世界上開明的人士都已公認抗戰中的西班牙人民，是保衛世界民主與和平的前哨戰士了。這樣爭得了國際上最大的同情與援助，乃是造成目前西班牙政府軍勝利的第一個因素。

我們再看第二種情形。西班牙的黨派原來是非常分歧的。在法西斯軍發動叛變之後，人民陣線政府各黨派雖然團結在一起，然而其中也仍有不少的磨擦，最後著的，是一部分無政府主義者不易遵守統一戰線的紀律，而常常表現出單獨的過激的行動，尤其因為托洛斯基派的 P.o.u.m.，份子從中挑撥煽動，更增加了政府作戰中

與建立後方秩序上的很多的困難。但是隨着戰爭的進展，社會黨，共產黨與大部分認識大體的無政府黨却都知道保護民主政權，爭取獨立自由，抵抗外力侵略，是比較任何內部黨派間爭執爲重要，因此他們益加密切團結起來，造成抗戰中的最良好的合作。從卡巴勒洛內閣到格林內閣，西班牙政府各黨派之間的合作，已經更進一步：最近西班牙政府的由伐侖西亞遷到巴塞隆那，更表示無政府黨與社會黨及共產黨之間，已有了最精誠的團結合作。

在去年十一月，西班牙的社會黨與共產黨致函於第二國際及第三國際，要求這兩個國際舉行一聯席會議，討論以共同的辦法，阻止任何國家對於弗朗哥的幫助，同時造成一有力的運動，使各國都能援助西班牙的共和政府。由於西班牙內部這一個重要黨派的密切合作，已經在世界各國推動一個援助西班牙政府抵抗法西斯侵略的運動，在這種情勢發展之下，西政府軍更在特魯埃爾一役中，布置下一個壓倒叛軍的勝利的戰局。所以；西班牙政府各黨派在抗戰中間的密切合作，正是造成他目

前的新優勢的第二個重要的因素。

最後我們再看第三點，那就是西班牙政府一面在對於法西斯侵略軍艱苦作戰，一面在建立一個強大的現代化軍隊的情形。我們知道，在西班牙戰爭初起來的時候，有百分之八十的舊軍隊是在叛軍方面的，政府方面只有百分之二十軍隊加上警察與民團，但在戰爭的開始，民衆就自動起來，幫助政府軍隊平了瑪德里與巴塞隆那法西斯黨的叛亂。由這樣立下了西班牙人民軍隊的一個基礎；但這種軍隊有許多弱點，是不可避免的。第一，他們有着熱情却少訓練；第二，叛軍有許多精利武器，而政府軍却缺少武器；叛軍的指揮是統一的，而政府方面倉卒組織成的人民軍隊，却不易有統一的指揮。然而，這些並不妨礙了政府軍作戰的英勇，也沒有妨礙了他們擴大與發展；原因是他們反抗侵略的意志是一樣，而他們的熱情與勇敢，可以促成他們迅速的進步的。一點也不錯，這些自動起來的民衆的軍隊，他們雖然在初期的戰爭中犧牲了許多，而因為他們終於把叛軍的前進阻止在瑪德里的城外了，他

們已爭得了一個喘息的時間，把自己訓練起來，充分武裝起來，統一指揮起來。於是在去年夏初勃立休加的一役中，他們最初把意大利侵畧軍打了一個大敗仗。這一仗以後，法西斯侵畧軍不得不避重就輕，掉頭北進，攻擊巴斯克；這樣政府軍非但爭得了更多的時間，把自己加強起來，而且已把戰時工業建立起來，準備下大規模反攻的力量。

從去年十一月十五日開始的特魯埃爾之戰，政府軍第一次完全現代化的裝備和攻擊姿態出現，機械化的步兵，大隊的空軍，數百輛坦克，完全配合起來向法西斯軍頑據下的這個軍事要點圍攻，在七十二小時不斷的進攻中，他們進展了四百方哩，成爲十八個月來西班牙戰爭中最偉大的一頁。而這一百僅是一個開端，今後西班牙政府軍必能把握着這個勝利的新優勢，繼續把法西斯侵略軍打擊下去的。

自然，由於西班牙政府軍獲得目前的優勢，來然要引起德意法西斯侵略者更大的嫉視。尤其是最近德國政變以後，國社黨向外侵略的野心將更積極，他們對於西

班牙的進攻決不會放手的。據傳說意國已派遣了五萬軍隊，德國也派遣了二萬軍隊，繼續往西班牙進行大規模的侵略，這樣對於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將構成一種很大的威脅。然而，我們相信在全世界同情之下，在西班牙人民英勇抗戰之下，他們既已經過了十八個月艱苦的鬥爭，獲得了優勢，他們一定會把侵略者擊退，繼續獲取着更大的優勢的。

他們遙祝着西班牙人民抗戰的勝利，因為他們和我們是站在同一條反侵略戰線上的，他們的勝利，他們的經驗，也就是我們的！

封 底